國朝文滙

國朝文滙丙集目錄

卷九

李星沅字子湘號石梧湖南湘陰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歷官至雲貴總督有文稿

陳慶鏞字乾翔別字頌南福建晉江縣人道光十二年進士官候選道歷光祿寺卿銜有籀經堂類稿

陳本欽字堯農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二年進士官至員外郎

吳敏樹字本深號南屏湖南巴陵縣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官瀏陽縣訓導有柈湖文鈔

道南淵源錄序　　李星沅

東林講學之盛垂六百年為先賢壇席最始予陳臬開藩徂來錫山思一瞻拜未遑也道光丙午巡撫吳中會邵鍾泉觀察以憂居里偕同志修復講舍增諸生課額具膳脩試規制甫定予因道左躅肅躬詣展謁俯仰閒廣大靜深氣象清穆僾然有見乎位愾然有聞其聲也敬書道南祠額及書院楹帖識之於時紳佩衿纓雍容莊雅益歎想流風餘澤沐浴詠歌陶成未有艾矣丁未移督兩江越歲汪寫園工部以所輯道南淵源錄郵書屬序余受而讀焉溯自宋楊文靖公傳道伊洛歸主東林程純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此道南所由昉厥後喻尤李蔣四先生繼之顧端文高忠憲二公又繼之中間剝復興替黨禍酷烈而斯道遺緒歷久未墜昭昭乎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我　國家正學昌明道脈一宗朱子由朱子而上之為李延平又上之為羅豫章又由豫章上之實惟文靖紹純公靜觀自得之傳十八載浮谿上下身體力行口講指畫以廣儒宗津逮是編於性天闡奧推闡淵源而四代薪傳守先待後宗旨犁然賅備其與鍾泉之揚世德誦清芬皆卓然吾道功臣矣豈特講院之式廓賢才之炳蔚為東林中興也哉抑又思之勸教興學責在疆吏予不敏三至江南

錄錄無所表見。教學之大端。尤所傀焉如不及者。輒不禁景行太息云。

湘潭郭氏閨秀集序

內子笙愉錄郭氏閨秀集既成。將付剞劂。而屬予為序。予惟風雅之彥。萃於閨闥。遞傳三世。揚芳襲彩。近時湘楚。必推郭氏為女宗。當笙愉來歸。出示贈答諸作。自其祖姑母姑母諸姊妹。皆以性靈抒才藻。莊雅清麗。方之班左。殆無以過。外舅雲麓先生數為予言。擬彙刻成集。以志一門韻事。忽忽鮮暇。嗣又命婦兄南屏錄之。而皆不果。笙愉居常。慨然。欲以此事自任。日月荏苒。思不去懷。比偕來嶺南。內政清暇。始郵書故里。得諸家全稾。手定去留。各繫弁語。裒為上下卷。笙愉於是克成父兄之志。乃欣然自慰。予亦為笙愉稱慰也。因念己卯正月。予偕笙愉歸湘潭。時兩姑母方同居。南屏兄弟亦皆年少氣盛。以予初至。相約贈詩索和。將蠭出奇兵。以能事迫予也。予故遜不應。瀕行前一夕。始為長歌藥答。衆顧色沮。外舅顧而笑曰。李郎能應敵少許勝多許矣。既而南屏領鄉薦。捷禮闈。十年之間。甲科接武。吟事日盛。曾幾何時。而南屏兄弟先後夭折。外舅令鄂縣。以蝁解組。旋即溘逝。楹書零落。遺孤煢然。至今閨秀集一編。卒賴笙愉成之。語云。衰門之女。其信然邪。展誦未終。又不禁掩卷三歎也。

與駱籲門中丞書　陳慶鏞

近閱邸報悉榮署湖北巡撫篆吾道幸甚天下幸甚拯民塗炭在此一舉特武昌既為賊據巡撫衙署一敗塗地　天子命於荊襄兩地酌量地方緊要暫行紮駐此誠　聖慮之周詳也竊計全楚之地襄陽勝於荊州與其駐荊州莫如駐襄陽何也　朝廷調直隸精兵及東三省勁旅自北兼程前進會合兜勦布置嚴密賊勢勝則下江南賊勢敗則入川陝此情事之必然者查武昌漢陽之西北徑抵襄陽水陸齊驅一過襄陽東折則入汴梁西折則入長安其地實南北之咽喉也現在武昌漢陽之間東南北三面籌備夾攻祇空西北一面則賊所垂涎者未必無意襄陽請以形勝言之武昌者從古之都會襄陽者從古之要害要害之地我據之則可以制賊賊據之則可以制我唐顏師古所謂在我為要在賊為害者也春秋楚之興也以其滅鄧子之國而有襄陽楚之亡也以北獻上庸於秦使秦人得開武關而南下是武昌都會之命實懸於襄陽要害之地也自後南北之爭亦以襄陽為勝敗南人之必爭襄陽也漢劉表之踞荊州蒯越勸其北據襄陽向使劉琮不舉襄陽以降魏則魏師安能乘勝而南下此南人失襄陽之害也東晉之時前有桓宣守襄陽繼有桓溫鎮襄陽而桓溫能以陳師灞上修洛陽諸陵柳元景得進據潼關而戰於峽下若非

據守襄陽。安能至此。南宋初立。趙鼎張浚輩所疾呼以圖固守者。唯曰襄陽襟喉地也。命岳忠武鎮之。一時中興諸將。稱開擴功者。以岳爲第一。此皆借襄陽之形勝。乃能立威於北者。南人據襄陽之利也。若北人之所必爭襄陽者。苻堅窺晉之初。亦知命重兵陷襄陽執朱序矣。若乘此浮漢入江。順流而下。桓沖將不知死所。乃引兵歸去。豈待八公山草木皆兵。而後知其亡耶。此北人失襄陽之害也。曹操赤壁之敗。倉皇已極。宜其速歸許昌。計不返顧矣。乃命樂進守襄陽。後周瑜諸葛亮竭盡心力。而襄陽不可與爭。吳蜀終不能越此以侵魏。魏之所以制吳蜀之命者襄陽也。隋之滅陳。唐之滅蕭銑。亦皆出師襄陽。及元之侵宋。誓必破襄陽而後南下。故至五年之久。不克不去。既破襄陽。則阿里海涯以爲漢水上游。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滅。自是果破郢破鄂。勢如破竹。數節以下。無處著手。此皆北人得襄陽之利也。合觀古人之得失利害。而謂全楚之命。不懸於襄陽者。未敢信也。今即賊匪無甚遠略。不能席捲襄郢。長驅河洛。而近日竄入黃州。則其東下江南。事機已露。我果以重兵據襄陽。扼武漢之上游。賊如分股東下。江南河南合兩路之兵。仰攻橫擊。而襄陽之師可以直抵武昌。掃其巢穴。賊即全股東下。而襄陽之師。更可繞漢水而南。出蘄黃。以爲後勁。蓋駐襄陽。其下游非祇爲武昌計。而實爲江南計也。其上游非祇爲南陽計。而實

為川陝計也宋名臣李忠定云唯襄陽以接中原西通川陝又曰天下形勝關中為上襄陽次之由襄陽而南陽西折而入潼關此入關中之正道黃巢李自成之所由也自襄陽趨商州而過武關此入關中之孔道漢高帝之所出也孰謂全楚之門戶不扼要於襄陽哉若荊州為巴蜀通道亦全楚一大要害觀曹操之師方至江陵距江東二千餘里張昭輩竟欲以全吳迎降蓋吳所恃為固者長江魏至江陵則長江之險與我共之其勢不可遏也然荊州為入川之地其害輕襄陽為入陝之地其害重入川則山重路窄破之易為力入陝則兵足馬肥破之難為功且賊由岳州東竄未必再行西折而荊州舊有將軍駐守尚可控制一方襄陽則無大員彈壓萬一賊至此北而南陽新野西而商州藍田出沒西散何以能當則荊州之與襄陽孰緩孰急必有能辨之者閣下經緯在胸明昭徑寸兩利相衡必取其重諒必早見及此無用區區獻愚然素叨摯愛敢以蠡測私忱為高明瀆焉天寒起居勝常為頌倘蒙賜教朗照弗宣

城南五忠祠記

陳本欽

嗚呼。此吾湖南晉宋洎明前後五忠之祠也。初譙王及孟公五人。宋世即南嶽行宮設位以祭。淳熙中。朱子帥潭州。始於郡城之北門。剏建五忠祠。肖像專祀。是後南宋及明之亡。潭之士大夫與官於潭者。捐軀殉國。若李忠節何忠誠蔡忠烈諸公。光赫赫若昨日事。嗚呼。何忠魂毅魄。前後數百年間。不相謀而相同。毋亦大賢之表章崇奉。有以風厲而興起之與。既歲久。祠之故址不可復得。譙王孟公之主。乃儕祀於國朝賢良祠之夾室。李公何公則不血食者且二百年於茲。湖湘之間。淫祠多矣。貞臣誼士之魂。乃黯沒若是。嗟乎。猶有人心。其忍此傎乎。先是新化鄧湘翁顯鶴修輯楚寶一書。憾此典之闕也。議復朱子五忠祠於故城南書院廢址。益以宋明湖南死事諸公。為後五忠祠。幷僚佐僕卒與鄉士大夫之殉節者祀焉。久之議遂不行。道光甲辰秋。本欽方崇祀陳屈兩賢於妙高峰上。妙高峰者。宋朱張二先生所嘗講學地也。故南軒祠焉。其前楹既祠兩賢矣。左右有隙地。求可以棲前後五忠之神者。與兩賢同堂而異室。室凡東西四楹。五忠祠東序南向。後五忠祠西序南向。蓋規制雖略而春秋牲殺器皿之供不闕。基宇雖不閎。而周旋於大儒孤忠之庭。亦神之所安也。祠成。亟諗湘翁。及黃虎癡師本驥左仲基宗植。擇良日刑牲禮神而奉安焉。嗚呼。吾

宋暨明之末造。可不謂極亂之世也與。為人臣者。平居北面。立夫人之本朝而享其富貴光寵。及一旦四郊多壘。棄城避適。全軀命。保妻子。甚或輸地倒戈。賣君父以取榮利者相踵也。湖以南。荊吳之上游也。天下有事所必爭之地。形勢偏適無阸塞關隘。可以阻險而捍我。惟恃一二人傑。奮萬死不顧一生之節。固人心而報所受扶名教以風。有位。而此落落十數公者。明知事無成。崎嶇艱險。竭力所事。至或寸磔其軀以死。或徧刃其家人而後死。或僚屬友朋僕隸感慟而相率縊林木嬰斧質以死。嗚呼悲夫。死生亦大矣。彼豈異夫人之身與。何義烈若斯之隆也。非夫勇至大至剛之氣。而概乎有聞於聖賢之道。惡能從容堅定如此也。夫古人往矣。其浩然之氣。足以配天地。其名足以光古今。固不在後世祀典之有無。百世之下。言之者動容。聞之者改觀。廟而祠之。尸而祝之。者秉彝攸好之良。廉頑立懦之感。儻亦有大不容已於其間者與。然則朱子表章崇奉之意。其必有在矣。道光二十四年九月既望

九日鹿角登高詩序　　吳敏樹

秋之氣清以肅。氣霧收而天高。田禾畢登。原野空曠。其季之月。清霜始降。鴻雁南來。落葉辭樹。黃菊獨榮。此遠懷高寄之士。所以必於其時升高騁望。以寫其憂。而騷人賦客。又或喜為感時傷物之語。以益其悲。蓋皆有樂乎是時者也。予疑夫重九之日。所以為四時之節序者。由來殆不可曉。而古今人士。多以其日為登高之會。亦樂其時而已。歲在甲辰九月。毛君西垣。館於余家。謂余曰。凡古人所以樂乎時者。吾等亦願之。非欲相倣效為名。顧其中誠有不可已者。且吾觀唐以來詩人所為賦重陽者。類皆違去鄉里。覩物思家之言。今吾與子幸適鄉居。又近側洞庭。易為勝遊。其可無以為哉。余甚然其言。是時館中生徒。皆往郡城應官試。西垣既閒無事。而孫子由菴在鹿角。遂偕訪孫子。至於其館宿焉。其次之日為重九。天晴雲開。風披樹有聲。因攜酒一壺。以登將臺之山。山臨湖上。絕高而頂平。古屯軍壕塹存焉。志稱宋岳忠武擒楊太時所為者。而湖水猶盛大。舟帆相上下。三人坐飲以覩望。如有所悵然以思者。既久各無言。乃余稱曰。嗟夫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茲屈子之辭云也。何其狀物之無窮。而感人情之不可聊者歟。而晉衛玠臨江歎曰。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斯言實傷於情。然不可謂無神致者。二子曰。然哉然哉。既乃各以其意為詩。而余

敘其事如此。孫子方罷鄉舉。以此故無悶然。益以見人之所以爲樂者不虛也。

歐陽功甫遺集序

余嘗思夫古之才士。有厄於天之年。而其文章遂傳於世。若唐之李觀李賀其人。非獨當時爲之嗟憾。而至於今讀其書者。莫不高其才。惜其年之蚤也。則以彼其才雖若未竟其所當至而死。而於發名成業之道。亦何不足之有。雖然。若觀賀者。其才誠世之所稀見。亦幸而遂發於人。人不終泯沒耳。而士之才而厄於天年如彼者。今之世亦未嘗無之。以余所見。一爲湘潭歐陽勳功甫。一爲溆浦舒燾伯魯兩君。蓋兼觀賀之能者。而其志意則俱未可限量也。而皆近出於吾楚南之鄉。又奇矣。伯魯之死其師上元梅伯言叙其遺集曰。伯魯之作。未至於古人負絕之境。若假之年。即非古人負絕之境無以處之。余之於功甫亦云。然伯魯之文。雲湧飆發。而驟進於古。若春木之落其華而將實矣。功甫始出。即深沈高悟。典而遠之。若大川之出於山。而將肆於廣壤矣。而皆以蚤死。嗟夫。如兩君者。不可謂非今世之觀賀。而其文章烏可以不傳乎。其傳之而人之高其才惜其年之蚤也。又必然也。功甫余友筱岑之子。屬余共審存其遺稿。伯魯亦余所知而痛惜之者。並論之。功甫所爲詩古律若干首。論序書傳銘祭之文若干首。

記鈔本震川文後

余既別鈔震川之文而序之。後三年甲辰。攜之京師。同年友武陵楊彝珍性農從余借去。閱數月。瑞安項孝廉傅霖來訪余。蓋從性農所見此書。袖以來而乞鈔其序目云。因為余言京師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曾亮其人也。又數日。余往答項君。而梅先生適來。因相見於其座。余自是始識梅先生。梅先生既見余此書。因以語朱御史琦。邵舍人懿辰。王戶部拯。皆京師治古文學者。諸君皆來識余。皆以此書故。蓋觀古人之文章。而錄出其尤可喜者。時手而讀之。此學者恆事也。余之別鈔歸氏之文者。亦猶是。而京師之人。爭相傳語以為奇異。何哉。豈不以舉子在京者。皆相高以場屋之文。而言古文者。固宜性情嗜好特殊。不肯以俗學自蔽者與。而今世言古文。又皆相尚以歸氏。余特未之知也。梅先生為余言歸氏之學。自桐城方靈皋氏後。姚姬傳氏得之。梅先生蓋親受學於姚氏。而其為文之道亦各異。又言王戶部自廣西來京師。過洞庭。坐船頭哦所鈔歸氏書。失手落水中。嘗記憶其處而惜之。豈知夫洞庭之旁。固亦有私喜歸氏之文。別鈔為書。如吾子其人者耶。嗟乎。歸氏之在當時。其輕重於世人何如也。而至於今。其名既盛以尊。學者既皆知師仰其文矣。雖心非誠好者。猶陽事之。而有私喜其文別鈔為書如余者。諸君子視之。若林鳥之鳴而呼其類

也。蓋世常習於已成。風趨於衆慕。而當其人之時。未有不怨且笑者也。余是以尤歎之。道光乙巳正月二日。吳敏樹記。

書文中子中說後

世多疑文中子王通之書。以謂隋書無通傳。而其門人皆唐初將相大臣。不應其師之賢聖如是。而沒之使不彰顯於時。則疑其書之僞作。而其人亦若未可知者。然後之言道學者。獨多其書。乃謂孟子而後。莫之能及。余取而讀之。是二說者。則皆有焉。然則其人與其書。如之何而定之。余試為之說曰。王通。隋季之賢士也。其天資學力固迥然出於魏晉六代之人。而有志乎聖人之道。其智足以及之。遽而不能忍。故未老而著書。其所為續詩書。作元經。雖未究極乎道。要不可謂妄作者。其中說則通擬象論語之書。通死。其家人與門徒。益高通之所為。欲有以重其書者。乃取當世賢士大夫。所當聞慕相及。皆附著之門人。以侈通之學之傳之顯。而通之道得以益尊。此其所以反見疑於後世也與。余獨謂通之致疑。通誠有責焉耳。通之著書也。皆仿佛孔子之所為。豈不曰我孔子之後一人哉。然通之死。年纔三十餘耳。其著書固已早矣。以孔子之聖。而曰三十而立。計其時未敢有所為也。至老而不遇。乃退而有刪定之事。孔子且然。況通也哉。通豈逆知己年之不永。身之不顯。而欲以其言也存其道

耶。聖人之道。非言之存也。道固存焉。通果有道耶。如通之所為。蓋孔子之所慎重不敢以易言者。則通且賢於孔子耶。通既已如此矣。又何怪傳其書者。爭附會之以尊其名。使後之論者。疑其事之多虛。而甚且意通之或無是人也。其有以取之矣。嗚呼。古之聖人。先行後言。有以也哉。揚雄文章才智之士耳。一旦默思深惟。僅乃及之。遂敢竊擬聖經。比於吳楚僭王之罪。通之書亦雄之類與。若二子者。不妄擬於聖人。而各盡其才。以修明孔子之道者。其為賢豈少也哉。

書李翺文後

李翺之文章甚高。其自許亦至。其所數自稱舉。若高愍女楊烈婦碑。寄弟正辭書之類。余取而再四讀之。信乎其辭之能也。翺他文莫不皆然。觀翺之所以為文。與其所自力於道者。其於自處不肯居韓子下。亦明矣。余獨悲夫翺之道不用於時。其文顯於後世。雖顯矣。卒能熟而復之者幾人哉。則翺之信於己而必於人者。可謂艱且孤矣。然後世之人。苟能知翺文而好之者。其於文與道必深。非其深者。亦不足以知翺文而好之。翺之信於己而必於人者。果不為虛也哉。

與楊性農書

前承委點校大文。負恃愛好。輒竭愚慮。惟無以仰稱高明之懷。而妄庸管議是懼。不

謂過蒙鑒許。以為麤知文事。重復增寄巨稾。手教諄諭以古人居喪不廢講學之義。敏樹近以小祥在廬下。未遂輟棄文史也。而於性農深推謝之可乎。敢復妄有商訂。伏惟寬諒而覽究之。幸甚。竊惟古文云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為之文者。古人為言之道耳。抑非獨言之似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今性農之文。於古人之言。庶乎近矣。雖然。竊獨有所甚疑。而以為未至於古人之為者。則送陳吉安之序之所云也。性農豈有求託於吉安。假光寵於吉安者。性農非有求託於吉安者。非假光寵於吉安者。其親賢善友。而欲倚之於道。素意固然也。而愚所不然者。性農學於古人。則當從孟氏之道。立身名於時。而今也師宋鈃之餘教。以强說為高。行無益之謀。而滋俗人之議。甚可怪也。不觀孟子乎。孟子陳先王仁義。運天下如反掌。當世之人。苟得而用之。其利澤於人。至無窮也。然而王公卿相。非先禮焉。弗往見也。其人苟自可就見者。雖先禮焉。猶弗見也。孟子豈不欲以其道濟當世之急哉。所以然者。身不重則道不尊。雖日持道以强語於人。猶闇投夜光而遭按劍。於世奚益。而於己甚傷。故弗為也。夫當世之人。稍貴達者。其庭下趨走之人必多。彼直以一世之人皆然。無有異者。故其居己甚恃。而視人也甚輕。亦勢使然也。吉安以三十之年。出翰林。守名郡。意氣固已盛矣。性農偶道長沙。與之舊識。一投刺焉其可也。至再不遇。

不俟其荅謁而終往造焉。則何怪他人之譏議也。性農固曰。此吾友也。能好善者也。其官位又非驟高。不至簡禮於我。其有他故焉。未可以是罪而棄之也。則未知彼其亦曰此吾友也。是其來也。將進我以善也。我之官位不足以驕此者也。其然乎。其未必然也。然則性農待彼誠過。而所以自予。乃非君子之道矣。夫君子之行。豈一端而已。其於世人。豈能無受其非誠要於嫌疑之際。尤有可以自處者焉。嘗怪韓子之言道。必稱孟子。孟子不見諸侯。而韓子促數呼號於當世大官之門。求衣食焉。何哉。唐世之士。率家於官。官無鄉里之業以資其生。為韓子計者。不如是。則家口數十。將窮餓以死。韓子以為餓而死者。小道也。不足以明吾之志節。故遂往求焉。然猶大聲疾呼之。高自期許。不屑屑卑乞。豈不以其所為若是者。且貶吾志而乏吾氣哉。然則韓子之心可謂甚苦。而其事猶可以無譏焉。若夫君子將用其所學。以博濟一世之人。則必曰請之而後告也。求之而後與也。道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故嘗試論之。今之世朝廷設科舉以待士。士或伏處巖穴。養高明以待徵請。雖近於古。究之於義則未然也。何則。科舉之設。上之人固請而求之矣。雖公車十上。君臣之義猶無害也。至於諸公貴人之交遊。竊以為不見之義。當在於此。其或窮困待館穀以活身家。則韓子之事可擇而取焉。其他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性農往在京師。以親賢取善為名。高名士

為達官者。文之殆徧。議者遂有名士經紀之目。其言徧於人人。辱相與商治古文。當以古之道相切劘者。敢因送吉安序極論之。伏惟鑒其狂愚。少留意焉。梅中郎所撰先墓表。謹錄奉覽。所論卜地。毋惑風水之說。敢不敬承。漸寒。惟珍重不宣。

上曾侍郎書

甲寅三月。敝郡湖上。倉卒分張。恨事不可復思。當時敏樹逃死。急走入山。深菁叢薄中。日躑躅咄咄。忽探頭見人。而湘潭之捷。有見告者。此天之終授先生以事也。其秋先生驅賊敝郡。遂復武漢。軍勢甚盛。大功垂就。而潯城少北。梗塞至今。聞諸道路。先生之忠勇悲憤。殆不顧一世壓覆之憂矣。伏為兵事反復多端。國之無人。民之無恃。非先生孰匡此大難者。竊以從來盜賊之禍。皆有非常饑饉為之驅。合天之所助。非人與謀。而數年以來。賊雖未除。而風雨時調。年穀更豐。賊民之樂禍者。有悔於其心。而脅從者多自出。其從義之鄉民。爭願奮於行閒。見死而不畏避。此豈非天之所為耶。然則雖軍餉絀竭。萬計艱難。而時之必平。賊之必滅。其可知也。先生道義文章。高絕今世。而前月立朝之風。天下人所仰望而欣喜者。固足以樹立千秋矣。又遂驅氛掃逆。赫然成此中興之功。釋甲解鞍。還歸廟堂。究時俗之患源。振海內之昏敝。其為鴻名巨烈。豈三代下人常常覩見者哉。敏樹材薄質衰。不敢圖附青雲。猶冀以寬閒

無廣之日月盡意文字間紀述歌謠稍盡見聞悲喜之實益時之方是雖一二小儒文墨之氣必不汙雜淫靡而益有裨興隆上之風漢唐中興之時是也願以此自效且以仰慰於先生先生軍書之暇亦希有以教之

致戴子高書

曉岑回鄉備悉起居無恙敏樹老矣幸復覩中興獲優游以終老況流離轉徙學殖荒落近以鄉居多暇稍得從事於治經試陳其一得之愚以備采擇春秋經書用田賦公穀無所指解惟左氏有邱亦足矣之言是田賦名從邱甲上增加而所謂賦者軍賦也魯語又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征歲收田一井出稯米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斗缶米十六斗不是過也詳文之意謂賦本以里計不以田徵而按畝起數只是粟米一事則賦為軍賦必矣杜註謂邱賦者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分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曰田賦如杜說田賦二字殊不相屬且是驟加一倍不合情理考經書用田賦左傳則云以田賦以即用也謂賦本不以田而今以田起之也賦之名義雖通於租稅而在當時則專指車乘兵甲之事傳云悉索敝賦論語可使治賦皆是也邱甸之賦本自井田起數而謂之賦

里者。里者民居也。井為田九百畝。耕者祇八家。賦者但按其邑其夫家而征之。所以謂之賦里也。魯自作邱甲後。邱出一甲。凡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夫。而供一甲。今田既起賦。將公田一百畝。亦充一夫之數。計一邱餘十六夫。合二甸可更得一甲。六甲可得一乘也。以千乘計之。當增百六十餘乘之多。而八家共增一夫之費。又似不大為民慮者。此冉子所以欲行此法也。弟嘗作用田賦解一篇。引伸此義。又如中庸唯天下至誠一節。此指物性言。非指物言。萬物既受治於人。則一切所以生成之而制用之也。皆屬於人。故知察物性。仍在人性之中。於物仍無預也。又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人道始於夫婦。而父子兄弟從焉。其先僅知男女焉耳。而聖人為之制夫婦。雖有惡人。皆不得不私其妻子。此其本與禽獸異者。及徒黨既衆。則擇能者為之主。至侵陵不均則相詐。又出入作息。必欲有與之偕者。君臣朋友之倫由此起。故凡人之事。皆由性善而生也。若孟子盡其心也章。當以趙注為正。盡其惻隱之心。是推性之仁。盡其羞惡之心。是推性之義。辭讓是非皆然。公孫丑篇言。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盡即擴而充之之謂也。孟子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物非人也。未可以與我同也。民則同乎我矣。乃仁之而弗親者。民各自有其親。仁之使皆各親其親。即文王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是也。若孟子所言布縷粟米力役三者之征

即後世租庸調之法也。粟米為租，力役為庸，布縷為調。鄭康成解周禮九賦，如漢法口算錢。益口錢，實自布縷之征來。古者計夫授田，匹夫兼匹婦。夫有田畝之稅，婦有桑麻之稅。閭師所謂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但布帛之斂散，若尺寸零截，則使物無用，故必以錢通之。故有泉布之稱，而泉亦通稱為幣。及井田法廢，此匹婦之稅亦約其數而散取於民，則為漢之口錢矣。唐調法猶用布帛，即古法也。趙注以此三者為軍旅橫興之賦，似未必然。略舉數端，即乞教正。他日溯江東游，即當面聆清誨也。

與朱伯韓書

在都日，忽蒙高駕過閒，一來不值，隨又再至。私心驚怪，以謂敏樹一鄉下寒落無聞譽之舉子耳，閣下信一二謬妄稱譽之言，何以不加考察，謂有此來。然非閣下樂善之誠至有萬於尋常者，亦何以及於此哉。敏樹庸劣，誠無所能，不當厚自欺飾，以辱大君子特達之知。然竊以為當途之人，但得數公如閣下者，則可為天下之士慶幸於此時也。閣下今方執法，行當柄用，任國家莫大無窮之事，以如是好善之心，終持之而不改，天下之士孰不願有效於閣下。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庶幾見之。其為利益，豈獨在一世孤寒之士哉。夫士窮居而寂處，讀古人之書，忽若有得

於其心。雖不得遭遇於時。亦頗覯覽海內。交其一二賢豪。相講論以其業。而今之世。非工奔走善交結者。無以為也。敏樹嘗數至京師矣。既齟齬有司。不得一當。欲勉持一刺。干謁當時聲譽之人。則愁沮萬狀。甘自晦匿而已。閣下乃見收采而先禮之。是以區區思自振勵。將盡披其愚陋而求蘭擇焉。會閣下以監試事去。而敏樹適於出都。不能以待。則惘惘而歸。歸而如有恨不能忘也。夫閣下所欲以其道倡於一世者。古之文也。然古之文者。豈為其言語殊異。特高於衆人之為者哉。自唐韓子文章復古。始號稱古文。至宋歐陽氏。復修其業。言古文者。必以韓歐陽為歸。然二公者。其持身立朝。行義風節何如哉。豈嘗有分毫畏避流俗。不以古人自處者哉。故得罪貶斥而不悔。叢謗集譏而不懼。而文章之適。故有浩然盛大者焉。今閣下方為言官。而能不餒乎其氣。益養而充之。是閣下處韓歐之地。用韓歐之道也。而好為韓歐之古文。其究至於韓歐也豈遠哉。夫文章之道。主乎其氣。氣竭矣。雖欲強而張之。不可得也。氣誠不餒而盛矣。雖欲強而抑之。亦不可得也。氣盛而用之其學與其才。故其文莫高焉。閣下以才學名天下。又將以氣特聞。如是而加之以好學。則其為道。將不止於古文。而敏樹有云豈以閣下之以文與之也而云爾。抑猶有自許者焉。始敏樹年二十時。即有志於古文。雖以他學。用意不專。十餘年來。重以艱阻。一兄一弟。俱已亡逝。

獨侍老母。身任俯仰之計。鄉居地且僻陋。每有撰作。讀者莫知其意。況能相與勸勵。期至於古人乎。今年已四十。濩落無成。大者不望見用於時。猶願發揮文字。有傳於後。何則。其才之與學。雖已薄陋。而其矯厲自直之氣。差欲不後於古人。養而充之。當有所至。此其所以終報閣下者也。前臨發閒。曾作五言一章。未獲面呈。歸途次新鄭訪歐陽之墓。亦賦長句。今並錄紙。希賜觀覽。同里毛西垣孝廉。高雅之士。為詩流麗奇宕。乃非時輩所及。閣下宴樂人善。敢以奉聞。王少鶴邵位西二君。希並致聲。臨紙不宣。

序意贈西垣

鄉之人日接於余前者。皆非余之人也。而人亦皆不喜就余。以余非其人也。余之人者。西垣是也。西垣亦獨喜就余。則余亦西垣之人也。其不然哉。其不然哉。前年西垣歸自京師。館於余從弟伯喬之家。違余家僅數十丈許。朝夕往來相樂也。今春余往京師。還以夏六月。西垣復樂甚。而道余去後所以思余者。忽欲有所言。仰天而望之。無可告語者。足將舉。無所如往。輒廢然止。甚哉西垣之思余也。往年西垣在京師。益久矣。余思之亦如此。西垣豈知之乎。今余益家居不出。而西垣明春又當入都。別余以去。余之思又將甚也。然余今茲自京師往還。所遇知識。及從來故人。與居雖相得。

無若西垣者。西垣為人。樂易善交。過於余。然得如余者豈多乎。其亦不能無思也。嗟夫。余與西垣之年。今茲各四十。古所稱強而仕者。謂其人所問學既自有成就矣。當及其未衰。有效於吾君。有勞於斯人。未可苟以便其身而已也。余既當侍養老親。又自料才力不能為用於世。其身之不可復進而遂止焉。西垣其勉之哉。若僅以其私謀也。則洞庭之濱。吾與子儕而漁之。亦樂矣。

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巴陵洞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古志稱巴陵地道。謂君山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者。其語荒渺。蓋難知也。余家巴陵濱湖之鄉。人工作布。而以布賈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多與吳客熟老。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賃而賈者。為吳洞庭人屠氏。屠氏業此。蓋數世矣。近乃輟不自賈。而更助他人。余自幼少時。見與余家往還者屠翁禹甸。居此數十年。翁歸老其鄉。其子介錫猶在鹿角。今歲辛丑之春。來請曰。吾父母年皆八十。念家貧無能廣賓客。稱觴為壽乞吾子一言。將持以歸。為老人光榮。余以屠子之言。人子之至情也。然以余之鄙薄名不出州里。其言奚足重。而吳又士大夫文章之林藪也。願以數世交游。即不敢辭而翁之行事。余又無以悉之。憶自少時見翁為人恂恂長者。行步從容。不類賈肆人

舉止。遇人無少長。莫不敬禮。言惟恐傷之。其若是固宜壽。余又見洞庭人之賈吾鄉者。其生平夫妻別離之日至久也。然老則歸休。猶不忘其本。而其人久慣吾鄉。或歸而數數仍出。今翁自歸吳後。即不更來。與其配氏偕老於家。又健甚。俱享高年。其可嘉也已。吾聞洞庭之山。為峰七十有二。登而瞰太湖三萬六千頃。其光景氣象。視吾岳陽之邱。宜有勝焉者。山中多奇花異果。供采擷。四時而有也。晴和佳日。翁與媼扶杖偕行。鄉之父老兒童相迎問。語笑山水間。亦可以樂而彌永其年矣。

程日新先生家傳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誠長者。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程禮明。禮明曰。我高祖也。以老儒終鄉里。以篤行高年。鄉黨宗敬之。其言行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即為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奉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公遣就之。公曰。吾貧。金多固善。顧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盡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儲蓄。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

更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焉。此二事者。雖微見問禮明固願有謁。儀家賜為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所在。不必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約而知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曰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及見元孫。子孫繁盛。多能繼儒業者。

黃特軒傳

黃森字特軒。居湘陰東北鄉長樂里。長樂為岳州走長沙古驛道。地寬平。四面倚山。羅江流其間。下入湘水。咸豐四年。湖南起勇軍。將東下勦賊。賊復自安慶上犯。陷武昌岳州。急趨長沙。時賊由水路掠船至羅江。新市長樂人驚走。而其里人有先在賊中者。至是以長髮歸。脅里中率錢糧輸賊。黃君為里富室。挈家去。已而錢米大集。脅者皆自取之。衆怒曰。此偽耳。相與執而殺之。已殺則又大恐。乃請豪長者謀之。皆尤衆人。莫為計。黃君至曰。殺此賊誠善。今惟有團練耳。爾等但能一心致死。何患所須

錢物無多少。從我辦之。衆大喜。即日户閲壯丁。具器械。立幟於門。别揀勇力數百人。分營要隘。是時巨賊已率衆南上。而巴陵土賊大起。皆先在賊者。一人輒倡數百衆。劫奪村聚。無敢抗者。而楊某陳某為之渠。以千餘人入平江北界之岑川。閙長樂。獨執殺其黨。首倡團練。欲乘其未定破之。岑川西去長樂五十里。一日以四百人。天未明而往。長樂人不意其猝至。黄君方與諸團首會食。賊已近里許矣。即呼召其營勇獨與五十人先往。禦之山下小村。地有長溝。楊柳蔽翳。各不相望。見突相遇小橋間。即刺斃賊大旗一人。連刺紅衣騎馬賊殺之。即其渠陳某也。因大呼。遠近皆應。羣賊遽失魄。癡立不能動。勇益集。直推刃仆之。殺百數十人。又追殺走者。賊逃還岑川。不能半。即皆走歸巴陵。黄君旋又逐之巴陵新墻市。土賊即時皆散。於是黄君名赫然聞數縣間。省府盛奬其功。其年五月。提督塔公已破賊湘潭。將收岳州。營於長樂。黄君與其團人常為軍導。軍進退皆依倚之。明年六月。賊帥何某自通城以數千衆出巴陵。殺數百人。將由長樂犯長沙。黄君大集其勇。他鄉團皆爭赴之。幾二萬人。賊至巴陵閙王橋。距二十里。聞礮聲大起。即退去。是時粵賊方與楚軍相持於湖北江西。常以一股踞崇陽通城。窺湖南。為衛我心腹計。我軍屢入擊破之。旋復合聚。黄軍嘗以團勇隨官軍勦賊。通城賊先遁。長樂人自是頗輕賊。而團事既久。貲絀不給。練營

亦遂停罷。但以探候約相警集而已。又明年五月。何賊自通城乘夜入巴陵。將復犯長沙。即捲旗輕行走長樂。緣山嶺以入。殺牧牛兒山中。始覺之。遽出勇以鬭。而四山皆有賊出。遂驚潰。挾妻子渡水入南山。賊亦不敢偪。其明日賊將渡水。由古驛以上。長樂水南。地屬平江。與長樂合團。其人復相聚禦之水上。賊竟日望之不敢渡。抵暮遂縱火焚市屋。下走三十里。始渡水。至新市。夜殺千餘人。而長沙已聞賊。城備完。賊乃掠東境。由醴陵萍鄉去。蓋長樂團為省城北蔽者且數年。至是始不振。黃君鬱鬱以為恨。年餘遂病疽以卒。余因避兵。早識黃君。備知其團事始末。其人意氣灑落。異於尋常富人。倉卒立事。有非偶然者。然余有以見團練之不易為。而今官吏一聞賊警。輒以此責望於民者。未察其實也。當賊初起。常以誑言鼓動一世之貧民。彼貧民忌恨富民。而欲壞之久矣。皆謂害不及我。而甚有利。則孰肯出其死力。以為富民衞。雖出錢財。莫之應也。應者亦陰挾兩端。賊至即迎之耳。故凡為團兵者。必其鄉之人。適然與賊角。有讐隙而後可用也。而其地必深阻易守。人必簡練習部分戰鬭。氣力精專。而又財用饒給。然以居賊所必經地。以與賊連歲持久。則未有能也。若黃君之為團。可謂能用其人。其功效卓著。非僅保全其鄉。雖及其壞散之時。賊終忌之不能逞殘於其人。而省城猶得其一二日阻遏之力。至其所恨。亦非人之所宜加過於君

者也。故余嘗謂鄉團禦賊之事。獨宜聽民之所爲。而官無多預焉。何則。彼其身家誠知自急。其形勢苟可合而有恃。固宜有能因便而用之。若將以爲法令。而驅之使集。則民苟以其名相應。而黠猾之徒妄爲侈張。以取媚於官。而漁獵閭伍之利。因爲武斷者皆是也。此適足以餌賊而殃人。異團練之有乎。余故記黃君而備論之如此。黃君早歲讀書。嘗以例貢生應舉場。既棄去。以其才治家益興其產。而甚能施故里人尤樂從之。其爲團練也。官以軍功保奏加五品銜。賞戴藍翎。卒時五十一。

先考行狀

先考研田府君既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樹。欲有表於其墓。旣以請於戶部郎中上元梅先生伯言。而許爲之文矣。謹具列里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略如狀。我吳氏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來巴陵之南鄉。十有四傳而至府君。我高大父府君諱書泰。曾大父府君諱宅撰。大父府君諱傳經。是生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次居長。始吾家故貧。先大父之世。起有貲產。爲里中富家。府君始讀書。即篤信宋儒之學。期必行之於身。嘗扁於其塾曰學四字。而爲之序以自勵。取朱子淳熙入對時答人語也。爲文章理致深厚。樸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三十。尚困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澧爲湖南學使。待士嚴。府君當入場。人擁失屨。覓屨乃復入。錢公

懟其遲退之不令入。旣而召之。府君歎曰。所以就試者。為進其身也。豈可受辱如此哉。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務多。府君遂棄舉子業。佐大父治家。家益起。初府君年九歲。而先大母胥太孺人卒。繼大母孫太孺人。又繼大母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兩大父皆早卒。府君待諸孤弟。尤有恩禮。然自敏樹生時。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見而盡知之矣。頗自其微有知識之日。日趨侍府君於家。而仰其容貌。則見其溫然以和。又儼然以莊也。其於兄弟也。與吾仲父異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嘗有一言之相責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節孀居。其於府君未嘗有一事之不然於其意者也。其於子孫也。愛而教之。加意以撫之。然未敢有不敬恭於其側者也。其日接於鄉之人也。雖妄少年。未有不肅然於其坐者也。嗚呼。此其外之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有能道者焉。吾鄉家有贏穀者。多積頭穀。頭穀者。人貿貸其穀。加息以償。至來歲春夏閒。除其息。仍以本穀貸。而吾家所積頭穀益盈萬石矣。嘉慶癸酉之秋。府君與仲父謀曰。吾田產足可業也。而積穀又多。遂積而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為不義也。今歲頗不登。貸者艱償。不如放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為然。而所貸出穀萬石。盡放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忍妄費一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放穀萬石。一鄉盡驚。有稱頌於府君前者。則徐應之曰。吾年老

力衰。計自逸耳。然自後府君果益少事。唯觀覽書史自娛。尤喜鈔書。積巨冊。首尾端楷若一。無違誤者。素善飲酒。乃益召諸昆弟勸飲。未嘗至甚醉。酒後滋益恭。時時自鋤菜畦。樹瓜果。及課傭人。治田必盡其法。子孫讀書。訓課甚勤。不多望以進取。敏樹年十七時。補縣學生。訓之曰。汝今為學校中士人矣。士者。行義必可觀也。可不勉乎。臨終戒子孫曰。願後世不失為讀書善人。富貴非所望也。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閒鄉之人往往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也。我奉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喪不舉。往貸於先生。必得所求焉。不以其貧故疑難之也。某與某訟。以屋質請貸。則不得焉。又力勸諭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鄉之長者。常有所聽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為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諱達德。字懷新。別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敏樹候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於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板橋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羅太孺人。生吾伯兄友樹。附貢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即敏樹。道光壬辰舉人。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吾弟庭樹。縣學生。孫男八人。昌烈昌煜昌燿昌煇貽孫慶孫似孫雨孫。曾孫男十二人。坦堅均圭墉垣壘堂

城坤域堪。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早世。敏樹幸侍養老母。無能進取以圖顯揚。惟思託賢人之文章。垂光型於不朽。謹狀其實以俟文焉。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不肖中子敏樹謹狀。

許孝子傳

許孝子。巴陵人。縣之學生。名伯泰。康熙間人也。歲大疫。伯泰之父聖行。客長沙而病。伯泰馳侍疾。父病已。而聞母在家病急。時官有施藥者。其藥良。急求得之。犯風下湘。溺死洞庭中。其夕。母見伯泰來。飲己以藥。頃而汗出。病大蘇。呼伯泰。家人告未至。始言夢。已乃知伯泰死也。吳敏樹曰。孝子之為孝也。豈不悲哉。方其犯風泛舟。意急歸誠不知擇。及溺以死。魂魄猶切切以母病為急。何其孝也。世之人子。或父母病篤漠然若無有。而許君獨至於此耶。夫死而猶孝。而孝安窮耶。夫許君之孝。不得生盡其孝而以死。而不可悲耶。

君山月夜泛舟記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嘗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為勝期。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為之。初發棹自龍口。向香鑪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費螺坡孫也。南崖下漁火數十星。相接續而西。

汝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閘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望。今差一夕耳。余頷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又西出香爐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碕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嚮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鐙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瀰瀰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觜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積。即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觜。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似不翅也。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當之。各適本量。趍上人守葷戒。裁少飲。噉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趍及黎。余四人尋山以歸。明日記。

遊大雲山記

立吾村而東望。髣髴乎翼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真武神甚靈。遠近走

禱者衆。常從之問。云此去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有遊志。蓋前此十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蓋三四焉。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來告余曰。新霜天幸晴。行不汗。請與子踐大雲之約矣。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步而即路。一人擔行李以從。其日至於潼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近。明日過八百市。有路緣飛嶺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勸。猶數息乃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嶺。蓋上者八而二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鵬灣望懸泉自四山下。竝觀之。過寨山。山絕高。峭立似城堵。是大雲之曲尾。形家言謂之寨山。路緣寨山入。行深洞中。四五里無人家。山半巖缺處。望有七八家烟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聲怒號。建林伯喬甚怖。余差勇。循澗行。路漸高。澗漸平。亦有村聚。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峯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難。四十不啻焉。明晨飽飯往登。石崖下聞泉淙淙然。坐聽之。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也。是曰響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龜。響泉自其下出。是曰息龜之澗。遂緣萬松磴。磴石級級數十。足疲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乎道士之宮。憩焉。遂陟乎大雲之峯。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滾波濤。如千萬人軍。旌旗鼓戈。魚麗鵝鸛。升壇而指麾。自巴陵臨湘通城平江四縣之

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煙洲草渚。隱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若雙帶焉。其峯之勝者。卓筆如筆。青笠如笠。獅劍如劍。圍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嘻。謂不臻於茲。安知茲山之上有若是者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峯下有井。名聖泉。道士之宮。背峯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可百許人。道士云。八月之望。會者凡四五千人。益神之盛也。余等亦禮而無祈焉。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望。恐欲墜。亦頗撼。苦足肚痛。至鵬灣。灣有小潭。自山來。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來會。石斗削若梵。小郎臨潭上可亭。前往時。略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盛。具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巴陵地。犬牙入也。明日至萬坪。回望大雲。指前宵宿處。乃在天半。小雨。因過宿友人李皐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之。明日至新牆。宿蘇州吳氏寄東書屋。又明日。與建林別。余及伯齋歸。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有一首。凡所稱峯崖泉石云者。向未有名。名之自余。以大雲之居境益遠矣。近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

書義猴事

邑子阮生言。其里有弄猴者。年老無子。以猴為子。猴脫鎖逃。弄猴者哭而追之。猴聞其哭。止蹲他道上。弄猴者向之曰。我用汝以活。我汝走。我必不活。不如遂死。將躍入

如猴啼來抱之。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弄之又十餘年。稍積錢。自辦棺斂物。餘錢數串埋牀下。弄猴者有一女。早嫁。族人無近親。一夕弄猴者暴疾死。人莫知。侵晨猴捲戶出走。至其女家。伏地號。女覺其異。隨來。猴舉鑰奉女。開籠取衣。抓出土錢。女乃集族人。斂埋其父。棺將蓋。猴躍入棺中。伏屍足旁。叱驅之。不去。衆異之。即謂猴曰。汝豈欲從汝主人死耶。果欲從者。可起向汝主靈位前作禮拜。猴如言起。三拜號。復躍入棺。遂以殉。吳子聞而異其事。且論曰。聖賢言人之性善。異於禽獸。則禽獸之性。宜其不能善也。而時有善者。且有大善。雜書言諸物類以義名者不一。此何以然哉。有人而近禽獸者。有禽獸而近人者。禽獸而人。其能必專獨以至。如猴之殉其主。其與忠臣烈女之行何異。嗟夫忠臣烈女之行。聞者皆爲之感泣也。況乎禽獸之於人。而有若是者乎。書猴之事。將以感於人也。

雜說三首 錄一

藥生於山。而求藥者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者常以僞亂真。又藥所名產之處。其人多糞種以售。故藥弗得良。而人往往採藥於山。謂之生藥。常勝市者。又有號草藥者。俗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者。以治疾尤有奇效。客有謂吳子曰。甚哉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名之以利人乎。吳子曰。不然。夫草藥唯無名。而人獨

私傳之故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人且種之而且僞之矣嗟夫藥不可得良也而唯無名者之求則神農黃帝以來採藥之教非與

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遊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當初夏中秋之月蚤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沉然疾理竿絲持籃而往至乎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鯽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是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詣別塘求釣處逮暮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其所必數數往焉辛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噫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

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梅伯言先生誄辭

為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　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為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皆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予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予頗亦好事。顧心竊隘薄時賢以為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予聞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予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予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予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予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予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予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

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予。予窮老於世。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為縣令。更求為貲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為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為兮大馳。獨為文章之人兮。世安賴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皦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吳雲臺哀辭

吳雲臺之沒於京邸也。以庚戌四月。今年壬子。予來京師。每過長沙邸下。未嘗不悲雲臺也。雲臺為人。狀貌才氣。皆過絕於人。自其少年。人莫不意其飛騰。雲臺亦自負。既屢躓場屋。晚乃得鄉舉。猶自冀得一旦遭逢至大官。立功名以取重於世。不知其遂窮以死也。然雲臺才實高。為歌詩得杜骨法。縱橫老健。大類元遺山。近今諸子不論也。惜其以貧故。顛倒所為。不得一意盡力於文章。行身往往不自顧惜。蒙世之訾詬。亦不能無恨。獨其意氣豪俊可悲也。其生平所與交遊。始皆與盡歡。後多稍疏避以去。獨予猶以故意遇之。其歿也。予在瀏陽。既為詩以哭之。又欲為之銘。以遺其孤而不果。故作為哀辭。以卒予交友之義。且見雲臺之梗概云。其辭曰。

四海來萃兮。求聞於京。客窮而死兮。萬千以贏。嗟若君之才貌兮。胡不究乎公卿。絕

命旅邸兮無人哭聲棺斂無資兮衆合以營惟鄉人之仕者兮多與君之平生終歸君於南湘兮翳惟君之才名我時在於瀏陽兮接赴使而魂驚疑夢寐之來告兮心恍惚而難明思廿載之遊處兮自嶽麓之始盟謂君之必速飛兮翔天路以遐征人時命固難知兮終溘死而無成豈骨相之不侯兮覩犀角之豐盈文章之在人兮若樹花而鳥鳴雖吐奇以驚世兮固豪士之所輕我來京師兮館舍行經悲君之死此兮覩宿草而涕傾已焉哉君已死其蔑有知兮聊此辭以當銘

漢掾史用儒生議

翟澂若

學校為賢才之地。涵養久則心品自純。詩書乃經濟之原。閱見多則知識自廣。朝廷須用讀書人。不獨宰相為然。而掾史亦若是焉。夫掾史位卑而任重者也。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天子不能獨理。乃分任於功曹公府。功曹公府。不能專掌。乃資治於正掾副史。是崔實政論所云。三公則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者也。向使用非其人。則弊不可勝道。古之掾史。類後之吏胥。試以吏胥言之。蘇軾曰。天下之人。甘於自棄。為惡甚毒而不可解者。吏胥之謂也。豈真吏胥之必自棄。蓋以不用儒生。而徒以姦猾無賴之人。縉紳豪强之僕充其用。既未經名師益友之規。又未備經籍史冊之鑒。是以雞鳴而起。孳孳為利。子孫相沿襲。親友相援引。今汰而明復。官易而吏常。黨與既多。營護愈密。且官初涖任。舊例未諳。反資顧問。則舞弄文墨。顛倒是非。正勢所必至。雖欲覺之。安得而覺之。即有所覺。初未嘗不欲革除。轉念以為固吾左右。弊竇已久。旦夕難揮。由是因循不果。而吏自若。其甚者。藉為腹心牙爪。以自營其私囊。則其氣焰愈張。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矣。然責於既用之後。不若端於未用之先。此三代而下。漢制最為近古。夫伯冏為太僕正。穆王命以慎簡乃僚。其惟吉士。張耳陳餘之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況掾史所關甚大。而可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以察行

乎。王尊曰。富人百萬。不足計國事。汲黯曰。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旨哉斯言。儒生之不可不用也。然非用之得其道。則大儒不樂為用。而真儒亦不易見。惟漢之制有四善。重其人使不等於賤役。則其人愈自愛惜。而廉恥以生。漢之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初丞相掾史員七人。分為東西曹。秩六百石。丞相掾史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拜。其重如此。非儒生不克居。而儒生豈復以卑而不願居乎。此其善一也。額其數使不至於濫冗。則其人愈自仔肩。而朋黨亦去。漢之三公。惟大司馬掾屬二十四人。其餘無見。後漢太傅掾屬十人。太尉掾史屬二十四人。司徒掾屬三十一人。司空掾屬二十九人。大司馬掾屬同前漢。其額如此。不惟不多於儒之外。併不多於儒之中。而儒生豈復以濫而不樂為乎。此其善二也。用其本郡之人。不使餬口四方者之有所冒。則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為之興利除害。漢則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不獨桐柏廟碑人名可發。即京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乃是破格。三輔縣則兼用他郡。所謂尤異者也。其嚴於郡縣之中如此。則儒生亦惟閉戶潛修。自不患其不用。而何煩奔走風塵乎。此其善三也。用其掄升之人。不使倖進一時者之有所與。則能展生平之學業。而為之安上全下。漢則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其填

於朝廷之上如此則儒生亦惟退己勤治自不患其不升而何可純盜虛聲乎此其善四也蓋自高祖除秦苛法武帝用儒者為宰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而掾史之用猶見學古議事鄉舉里選之遺焉故當其時賢才輩出卓卓照人其進禮退義不苟利祿者有若胡綱為大司農馬宮掾以新莽居攝而去閔仲叔為司徒侯霸掾以不問政事而出范丹為太尉府掾以朝欲為侍御史而遁是也其經經緯史著書立說而文辭炳煥者有若何休為司空掾撰春秋公羊解詁等書王玢為司徒掾撰春秋左氏達義一卷班彪為司徒掾專心述作在史籍之間倪寬為御史大夫張湯掾詳語經學承主上之說陳寵為司徒鮑昱府掾撰辭訟比七卷後奏為公府之法是也其義正威重溫厚寬仁而才識超卓者有若何敞為太尉宋由府掾議論抗直多所匡正為袁安所敬鮑宣為司空掾孝弟廉潔為張湯所契鍾離意為大司徒侯霸府掾解病徒之桎梏作病徒之衣服封告為司徒虞延掾解隴西太守鄧融之桎梏馮岱為司徒劉寵府掾與四府掾屬集議遷事陳元為司空掾數陳當世便宜是也洵乎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重朝望名當其理有如于寳司徒儀之所云也又何疑其期月而長州郡數年而至公卿者之超遷乎然非端於用之之先不致此惜其後公辟則輕臺除則重漸至任用不專儒生遂

使清濁不免混淆。如桂陽劉常當世名儒。梁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及丁邯恥以孝廉為郎可證。自是儒生狹進身之路。掾史少稱職之人。合則兩得。而分則兩失矣。唐宋以來。惟金猶因時制宜。依據漢法。皇統八年。用進士為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間用雜流大定二年。復用進士為之。明昌二年。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終金之世。得人為盛。良有以也。誰謂儒生迂闊而不足用者。雖儒生之中。未必無所失。雜流之中。未必無所得。然究雜流之得少。儒生之得多。按時論事。取其大略可也。漢法具在。做而行之。則儒生之幸。亦天下生民之幸矣。

浮田記

宇宙有奇境。非親見難遽信焉。由桃花潭上溯二十里而遥曰考溪。俗名黃精塢。沿溪登岸。入三里許。有峯卓立雲端。曰黃梅。蓋由黃山天都峯劈脈過太平感坦起龍門嶺。逶迤數里為竹刀尖。又數十里。至此聳出黃梅高峯。為考溪一方之鎮。復分兩支。匯成山水佳局。左支奔赴考溪上流。鋪成村落。右支穿田。蜿蜒考溪下流。迴顧黃梅。復起層巒疊嶂。與黃梅參差互映。其間有田千畝曰浮田。以其土浮水上。水沈土下得名。俗所謂千田坵也。其土色黑。性柔厚。不過數寸。其水有翰墨香。深不可計。蝦魚蓄焉。田無阡陌。插竿誌之。其藝法。農兩股挾竿入水。半沈半浮。手翻其土。遂以插秧。

穫亦如之。秧下後不須芸草灌溉皆有收。雨少歲尤豐。其產米色赤性黏。有雁來紅雞
冠赤等名。碾粉作餅餌。屈合不裂。噫亦奇矣。夫五行有本性。傳記反其性者亦間有
之。水性寒也。而有洛陽之溫泉。火性熱也。而有蕭邱之寒燄。金性堅也。而有佛林之
流金。木性浮也。而有哀牢之沈木。獨土反其性者。未之前聞。維茲浮田。不亦可以補
其缺乎。然以他土投此水則沈。以此土投他水亦沈。似其所以浮者。又不專在土矣。
詢厥由來。土人相傳舊為錢氏居。後地陷遂成田。殆如滄海桑田。更變莫測。然彼既
變。則海直為海。田直為田。非若茲之即水即田。而特以浮著者。或曰。世間事皆浮也
土載萬物而不重。土且浮。何者不浮。夫子嘗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意者造
物關此奇境。為世夢夢者警耶。惜乎不在通都大衢。罕有過而問焉者。前明族九世
叔祖襄川公。以名進士。任漢陽長沙推官。歷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晚歸築屋考溪。
講明理學。暇時搜幽選勝。得八景。內有千畝巨浸一景。即浮田也。一時題詠頗及之。
以後嗣衰。不數聞矣。田北岸有樟樹塢。漱芳七世祖妣王孺人之墓在焉。六世伯祖
子黎公與其原妣陳孺人並祔焉。子黎公精邵子學。嘗於順治戊子甲午己亥間。以
諸生三奉憲委。出署樂安靖一方。當事薦之力辭。常攜一琴一劍。吟詠山水。往來
浮田上。既而屬葬母側。背北面南。黃梅峙於東。浮田繞其前。毋亦有感世事浮沈而

故託於斯耶。是未可知也。然而山水奇境。已作臥遊觀矣。漱芳每歲謁墓餘潮洄瞻眺。喜浮田與吾家存歿有緣。而又恐浮田終少聞於世。或聞之而未遽信。乃為記以為世之探奇者徵。

夜登空靈岸詩序

言友恂

俛瞰湘江。秀拔奇峭。己丑獄游返棹。夜泊巖下。束炬而登。石磴陡絶。曲折數重。上度木為閾。繚以闌。巖谽谺如張口。上下石壁。色如鐵。上穹然如覆。下平如削。中鑿一井。涌泉清冽。飲之云能卻病。深可五丈。廣三丈。高丈許。入後漸低窄。猶容十數人。盡處兩旁有小洞。如人咽喉。燭之深不可測。時夜黑風起。江水洶涌有聲。髣髴震盪。肅然而恐。不能周覽遠矚。出履大石。森然欲動。循塗歸舟。足力幾盡。知聆僧語。若在空際。是夜宿巖下。天未明。舟人搖櫓北發。比醒。已抵岸矣。

自題觀心圖偈引

六塵之生。惟眼最先。眼既受塵。而意隨之。意既受塵。而心隨之。耳鼻舌身。不待言已。故欲見心。貴無有眼。無眼無意。而後見心。求見心者。又須用眼。眼不他用。而注乎心。而後見心。無住者齋居士作圖。命曰觀心。爾時居士。眼無所見。心無所得。而說偈言。

重修尹山橋記 代

曹堉

道光六年。行海運。明年。元和令何君士祁。請以經費之羨。修復邑之尹山橋。橋在葑門外十八里。以尹山名。綫石經貫。往來坦乘。甿隸賈儈。挈攜登降。漕艘輻軒。水浮陸輦。自明天順建橋以來。數百年便於民矣。道光三年夏大潦。噎溜不瀉。齧蝕楗石。日隤月圮。以至大壓。涂子舟人。咸用險患。有司懼費不貲。一不省問。何君任邑之二年。見而鄙焉。頃以狀聞。余即檄下。使復舊觀。以為民適。迺召匠作。計力役。檀石秘鐵。排搓鍛灰。庸善估謹。往來復其扶欄。際橋兩趾為甃。高幾丈餘。廣幾尺餘。東西長幾丈。為夫幾人。糜金錢幾兩。始七年四月。及八月。撫棧朽墜。一已絕手。礎闕楞平。視舊更飭。仍名尹山者。以曩有而圮。從其朔也。何令請為樂石之文。不沒其事。余惟大觀道兼。有司之職事如此。然子厚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其事由於賢者。推是類也。可以從乎政矣。是役也。吏不倦卻。民無勸迫。行者止者。樂蹈曩利於虛。海運之始。或方幸費之不給。議持短長於後。詎意有餘羨。且為地方興廢墜也。如今日必因民之力。然後有作。是橋不幾重困民哉。余故樂書其事。刻石道右。以永行人之思。且告海運之德於官民也。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十

左宗植 字仲基號景喬湖南湘陰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官內閣中書有慎盦文鈔

左宗棠 字季高湖南湘陰縣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官至東閣大學士二等恪靖侯謚文襄有奏議及政書文集

李傳敏 字慧超一字遯吾湖南平江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官新田訓導有課雲樓詩文集

宗稷辰 字滌樓浙江會稽縣人道光十三年進士官給事中有躬恥堂文集

肥國論

左宗植

左生之友人張子畏箸理財議陳說甚感左生病其亟於財而未原其本也作肥國論

天下奚治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不治夫人而知之也天下奚治財有餘則治財不足則不治夫人而知之也古之君天下者惟察吏之難未聞以財之不足為憂者後世吏治不加修而理財之政則日以詳於是以帝王之權公卿百職事之衆且才併力以理一國之財而財不足夫財不足則國家一切仁惠之政將不得行而衰世一切苟利之政將不得不行是惡可不預籌之顧籌之亦自有道焉傳曰有德斯有人有人斯有財有財斯有用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漢之桓靈唐之德宗明之熹宗與論已漢元封元光之視高祖孝文也唐開元以後之視高祖太宗也宋熙寧紹聖之視太祖太宗也明神宗之視洪武永樂也自漢唐宋明以來開創之朝國用嘗裕其講切利急財用往往必數傳以後之君夫國家鼎革之始承搶攘凋殘之世滋殖不豐賦役未廣而征伐餽餉之供億賜予爵卹之稠疊城池宮室乘輿服御百物之用皆創置焉宜其財之耗矣然嘗攷歷代以來開國會計之數視繼世或省十

倍。或數十倍。或百數十倍者。何哉。大抵開國之初。天子草昧英明。其取也雖廉。其用也恆儉。其兵少而精。其吏察而勤。其一時公卿大臣。皆極一世之選。相與堅明約束。整齊天下。上下之氣常通。而虛偽之習不作。是故節目疏而名實核。人事至而天災寡。無耗財之事。而財用足。數傳以後。海內蒙業。文恬武嬉。相與屬吏懈弛。文飾太平。是故吏緩於法弛。財蠹於吏惰。其所入雖多。而其踵增焉駢需焉者。至一旦欲為之限制而不可。於是而財用乏匱。必至之數歟。　國家承平二百年。自　世祖龍興東土。混壹中外。　聖祖繼之。掃除藩氛。廓清海寓。兵事之棘。國用之浩。前後數朝所未有。然其平年。戶庫所存。蓋八百萬。　世宗之朝。西北兩路。仍歲用兵。季年所存二千餘萬。　高宗享國最久。戶庫充實。存餘至七千餘萬。然六十年中。征金川。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其後平苗。勦匪。用兵最久。措餉亦甚鉅。至　仁宗之季年。存銀乃一千餘萬。　今上即位以來。潔己寡欲。躬行仁儉。罷行幸。省織造。無玩好之供。無土木之役。然十四年之中。平回部。勦匪賊。河防之修塞。水旱之蠲䘏。無經年暴師十萬之勤。無赤地千里頻歲之災。無大暴大貪吞噬剝民之吏。而民生不能無以愁困為慮。國計不能無以欵絀為憂。是宜言時事者之汲汲於理財之策哉。則有為開財之源之說進者。曰興屯田。曰開礦冶。曰勸捐輸。夫礦苗衰王不齊。開場置官。恐所

得不償所費況利端所開滋擾必甚有明天啟之政其效可覩矣開捐誠無損於民然大捐屢開令狎而不勸民輕而不嬈官滯而不給即報今歲捐入四百萬兩南河歷奏銷亦三百四十八萬有奇于家灣決口工程不在此限是捐例所入才給南河一處之用況無事而討及捐輸一旦有意外之需又將何以策之惟屯田至為美政在今內地生齒繁庶實無遺利西北口外膏腴曠衍即如巴里坤天時地利人和大有等渠及安西哈密一帶屯田計不下三十萬畝兵食兩得功效甚著夫何以不能推廣行之者毋亦以從民置吏之煩牛具子種之鉅非常之原時俗所畏而任事者又未有趙充國棗祗諸葛孔明羊祜其人是開財之源今日尚未有長策也則有為節財之流之說進者曰汰八旗之冗食也嚴海洋之厲禁也釐州縣之虧侵也夫州縣虧帑刑章至嚴海禁如銀錢絲米出洋多者罪至論死而官吏之虧挪銀錢鴉片之私市遂能禁絕乎未必能也至輦轂之下八旗環衛固 國家居重馭輕之計然丁口日盛縣官支給日增一日其急宜變通之處自開 國以來謀臣策士有以開散駐防資遣議者有以沿邊興屯議者有以安插興京議者然茲事重大非 朝廷毅然斷之於上八旗之大臣遠謀深慮力行於下則終莫之行唯歲出帑金交商營息取給目前而已是財之流亦未見其真能節也財之源既未能開財之流又未必

節。然則國用果何日而足。緩急果何術以濟哉。夫醫工之療病也。見病而治病。未有不益病者也。君子之圖治也。因弊而救弊。未有不滋弊者也。以斂財守財為理財。非策之善也。不治財而財自足。善之善者也。是故治天下之道。吏治修則財用足。名實核則吏治修。此古今不易之理。揆之今日則尤急。其權責之當事之大吏。而其效則責之天下之郡守。與天下之牧令。奚以明其然也。鄉之人有素封者。或問之曰。吾非術而致之也。吾使長子督農。曰汝其謹視田。若水若旱若蟲賊而少衆者。當吾杖。使長婦督蠶。唯謹。使中子督牧。曰爾其謹視畜。若亡失若殰若病而損耗者。當吾杖。使季子督竈。曰爾其謹視薪。若水火若盜賊若奴婢弊匿而亡吾財者。當吾杖。凡一家數百指。其畏吾如神。畏家督如虎。是故嚴而序。經而糺。久而相安以和。內外斬斬。無耗吾之財。而財不可勝用矣。天下之患。莫大乎督撫不以境內之大利大害為心。而但以始任之甄別數員示告文檄為整頓。守令不以農桑保甲學校為心。而但以催科理刑期會送迎為能事。甚乃因循痿痺。虛奉故事。今日明知盜魁邪匪而莫之詰。異日以軍需請帑矣。今日明知隄防水利而莫之修。修矣而莫之久。異日以蠲緩賑邺請帑矣。今日之餽送營求。華侈嬉娛。珠衣玉食。異日以虧帑籍沒監追無獲請免矣。此其耗財之端。為政遲。為害鉅。究其極。且為天下大患。有不止於匱財者。至於河

防之修固鹽政之釐剔兵籍之精核以目前之事計之立法之初何一不當執其咎於吏治者劉晏之行鹽朱子之社倉亦有人斯有財耳士大夫謀人家國值可為之時不此之留意肯留焉以其隅論穴見與一切功利之言鴻鵠舉矣而羅者眎於藪澤惜夫況夫名實核而吏治修吏治修而人才奮人主又能以英毅仁儉赫然奮發振厲使天下激昂於功名雖守文之朝而其精神注厝實栽栽如開創之日以斯圖治固所謂環至而立有效者尚何汲汲於理財之策哉禮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烏虖雖使國家千萬世治平可也

與湯海秋書

隔闊頻年始得一聚綢繆春歷夏以昕以夕別後思念想同之也足下高才英氣可百時彥鄉敝言事仍左計曹於時流俗頗用致惜或忮心者乃以為快即海秋自云有何當袖手版共賦歸去來之語宗植聞之獨笑言賀以為此乃 聖主造就人才之深心海秋遭遇之極盛也假令海秋快其英情壯志趾高氣揚即使一日千里曾不差跌不過一九衢要人乘堅策肥令長安小兒路傍稱羨轉眼之間不及百年吾見赫赫海秋乃浮邱間一丸冀壤耳豈不大可痛惜乎哉自古豪傑不出世抱奇服偉之士其蓄道德能文章不朽千古者往往出於抑塞摧折之餘夫非奇士必期

於抑塞摧折也。亦謂非抑塞摧折之遭。不足以收其馳驟溢越之情。而發其感慨奮赴之氣。以併入於道德文章之域。而成其不朽千古之才。吾烏知乎抑塞摧折我者之非大有造於我者乎。而胡為鬱鬱不自得。而擬情於流俗人之意識也乎。受書以來。頗愛賈誼陸贄蘇軾之才。以為自聖賢孔孟而外。言文章幹用。莫之或先。然之三子者。有遇有不遇。或始遇而終不遇。其為道德文章。各有千古則一也。海秋自視處漢文之世。深謀遠畫。孰如賈生。處德宗之朝。經緯密勿。論思獻納。孰如陸贄。處元祐之時。文章諫爭。孰如蘇軾。況長沙之遷謫。忠州之貶斥。儋耳之竄逐。與海秋今日之事。有萬此者乎。夫職任者。人臣事君之大分也。予奪者。帝王磨厲人才之大柄也。故或知其人之才而亟用之。以表當官之績。或知其人之才而驟用反以為害。則暫抑之以待他日之用。大君宰執萬物。自有深心微意。非臣下所能窺。固不可以尺得喜而寸失憂也。今　天子怒海秋之言事。奪御史。罷章京。又若不欲遽棄吾海秋也者。仍授戶部為正郎。　聖主造就人才之意。誠不可知。為秋海者。正宜痛自砥礪仰答　高厚。輦轂之地。人士衆多。足資講貫。又富有圖籍。朝購夕集。以海秋之地與海秋之年且才。少壯之餘。人事簡畧。舉平昔雕蟲雜習華靡凌競之氣。幡然棄去。併入於斂華就實之中。於以上下古今。深求理亂興衰之故。與　國家政治得失之大

進可以謀謨廟堂。啟對帷幄。退則昌其議論。著為文章。以自託於立德立功之次。吾烏能測海秋之所至哉。若論事一不遇。便廢然自失。憂愁抑鬱。不自振激昂藏牢騷。折損春華。是乃柳司馬劉賓客輩之所為。非所望於吾海秋者也。南歸久不得京中消息。故人天末。深懼吾海秋以少不稱意之故。遂阻其遠大之業。而不能自返於古人。故反覆譬諭。布其區區。庶冀吾海秋之悟而聽之也。此間惟有荒山怪石。絕少人士。惟日取廚中宦書經史萬餘卷。縱牀滿案。如春蠶著葉。自為俯仰耳。近作肥國論一篇。附奉大覽。祈教之。

敕修西嶽廟碑

左宗棠

同治元年。華渭回亂。糾關隴種族與民鬩。遂戕王官。陷城邑。 朝命誅梟雛。宥脅從者。回不用靈。阻兵安忍。自外覆載。西師以勤。 帝曰吁哉。其曷可赦。命臣宗棠總師西討。六年持節入關。過華陰。尋嶽廟故址。則毀於火五年矣。與前巡撫使者臣典謀復之。召知縣瞿良份董其役。經始六年十月。訖九年十月。都用銀二萬九千兩有奇。金工木工石工陶者漆者。都一十萬有奇。今巡撫使者臣志章孜落上其事。財用輸將無耗帑藏。工作和雇。無勞里氓。而新廟渾堅完整。憑山帶河。規制宏肅。神莫與民誠會戎事漸平。秦困孔固。靈夏戡定。 皇威鬯焉。五氣來御。年穀順成。祀事孔明。登俎攸序。權潼商道方鼎錄請刻諸石。維華嶽位西。神惟蓐收。金神司兵。主義刑義殺。廟成亂熄。殆其徵也。文曰。 帝命率師捕不道。嘯亂者亡終莫保。西戎用格 帝所矜。敉弗究武窮誅討。芟夷還徙化無心。用愛用威天再造。始知太平幸民樂。各幼而幼老而老。歲時香幣薦新宮。於萬斯年永祈禱。

飲和池記

輪挹河流上西城。傍堞迤行。東入節園。園西北阜。壘石崚嶒。高逾仞。疑積石也。阜下搏泥沙。煅石為灰。劑為三池。款之。靜極明生。黃變為碧。如湘波然。繞澄清閣。供烹飪

汲飲灌溉。暇遊其上。謀目謀耳者應接靡暇。樹石其髮膚。風其態度。月其色。或作響如球鍾。或涓涓如笙磬。則其聲也。禱曰河伯丐我多矣。其有以溉吾人民。池溢北出少東迤而南。繞瑞穀亭。如經三受降城曲折銀夏間也。又南趨隆阜下。如出壺口過龍門而西面二華。渠中石起上立數石。則底柱然。遵射堂東而南。清流汩汩注大池中。命曰飲和。與古之大陸何以異也。用工萬九千餘。皆親軍力。未役一民也。用錢五百餘緡。使者之俸餘也。彌月畢工。役之征繕之暇。未廢事也。呼民取飲。則缾罍罄罌盎之屬早具。乏者或以織柳之器來。或手掬而飲。老者弱者盲者跛者。皞皞然知惠之逮我。記此落之。凡有事於此者。條其銜名碑陰。歲在元默涒灘月紀屠維作噩。

祭胡文忠公文

維咸豐十一年良月宜祭之辰。太常寺卿左宗棠謹以豕一羊一酒醴之儀。致祭於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侍郎巡撫湖北提督軍務胡公詠芝尊兄大人之靈。而長言以申其哀曰。我生於湘。公產於資。歲在壬申。夏日冬時。厯事文學。讀書麓山。兩家生子。舉酒相歡。我甫逾冠。雍雍於鄉。見公京師。猶躓文場。縱言闊步。氣豪萬夫。我竊公器。公步我趨。羣兒睨眂。詫為迂怪。我剛而褊。公通且介。諧謔雜遝。不忘箴訂。庭詰相勉。道義是敦。公官翰林。我藝鄉里。中閒契闊。蓋數棋耳。公守黔中。我居婿鄉。歲比

不登。盜無餘糧。使來自黔。械金貺我。欣欣度臘。返郊舉火。光豔之交。盜起蒼黃。紅巾白梃。踰嶺下湘。我治軍書。入居湘幕。公帥湘人。建牙於鄂。六七年間。湘困鄂完。我司其隱。公任其難。江漢滔滔。用武之國。公總上游。以規皖北。前羅後李。楚之良也。公帥以聽。位高心下。曾侯觥觥。當世所宗。公與上下。如雲與龍。養士致民。恤農通商。斂此大惠。施於一方。我方憂讒。圖隱京門。晤公英山。尊酒相溫。公憫我遭。俛焉若盡。憂蘊於中。義形於色。我反慰公。何遽至此。天信吾道。猶來無止。流連經時。辭公返湘。有命自天。寵革戎行。載拂東徂。數挫賊氛。公聞則喜。謂我能軍。我昔戲公。吾豈妄耶。夔虞方殷。移語相勞。安慶既下。黃州隨之。桐舒疊克。復徽與池。賊萃吳越。猶擬飲口。協力並規。庶殲羣醜。何圖我公。積勞成瘵。中興可期。長城遽壞。書來訣我。勞者思憩。君等勉旃。吾從此逝。啟函涕零。亟致良藥。蒼頭馳齎。七日至鄂。使還告我。詳訊寢食。公臥射堂。屏退婦稚。血盡咳急。膚削骨峙。頻聞吉語。笑僅見齒。 鼎湖龍去。攀號不遂。以首觸牀。有泣無淚。嗚呼公乎。而竟已矣。彭殤淵蹠。均之一死。況公名業。震今鑠古。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勞臣斯瘁。殁乃暫逸。委形觀化。袪煩已疾。君子曰終。得正斯可。以此哀公。公應笑我。悠悠我思。不宥惟是。交公弱年。哭公暮齒。自公云亡。無與為善。孰拯我窮。孰救我褊。我憂何訴。我喜何告。我苦何憐。我死何弔。追維疇昔。歷三十年。

一言一笑。愈思愈妍。公之嗣子。我外孫夫。今我於外。罔恤其孤。公之先塋。屢思改卜。執紼未能。莫相負某。遺文無多。可以餉裔。章疏琅琅。關係　國故。當以暇時。爲之校刪。上之史館。藏之名山。我當力戰。罔敢定居。以終公志。以實公譽。倘遂生還。梓洞柳莊。當展公墓。兼省福郎。（福郎公孫小字）靈輀西返。不復走避。陳詞酹酒。聊以志慟。有酒如池。有淚如絲。盡此一觴。公其鑒茲。

張書田成人要畧序　　李傳敏

乾坤為父母。六子倚之以成象。而六子艮坎為中少男。故上艮下坎合之則為蒙。蒙與屯皆象草木。屯則物之初生。至蒙則如物之除穉。皆有生機而不稚。其於人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皆此象也。自虞書教胄子。直溫寬栗宜家數語。後至管子有弟子職一篇。漢書采入藝文志。其教成人者。則尤詳且備矣。然部冊繁浩。三家村塾不能見全書。遂不知諸大儒成就後學之苦心。故往往有聰穎子弟。不能端所志而名遂難底於成。即名成矣。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大閑。有因成名而愈踰其閑者。此蒙象所以於刑人桎梏三致意也。豈其人皆不古若與。蓋由父兄所以發其蒙者不早耳。瀏東書田張君。力學嗇囂根。守先人家誡。輯先儒所以成就中材而使之寡過語。槩然具眩頹之。曰成人要畧。令嗣某請序於余。余讀之。皆蒙亨養正之旨。果行育德。即倚此山下一泉。由是而匯之為川為河為海。以馴至於我夫子所謂學易寡過者。亦舍是無他道也。亟趣之付剞劂。使天下童蒙皆有所趨向。乾吾父也。坤吾母也。無父母貽罹。斯謂之人。斯謂之大成。砭頑訂愚。張子初說極精也。何事易為東西銘哉。是書為成人示涂軌。濂洛家必有能辨之者。

養雲書屋遺詩序

濵湖姪少及吾門與羣從兄弟互切劘者數年經學文章古今體皆卓然大成予嘗以大器期之己酉姪舉拔萃科南轅北轍吟詠愈多予宦春陽時姪嘗郵寄北游諸篇乞正予謂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下筆自有奇氣斯言不我欺也自壬子粵逆蹂躪東南諸子皆以中原多故有聞雞起舞之志予以謂君父義憤本男兒應任之事故皆聽其請纓從戎獨念古今詩派自六朝以來大江以南多從容閒暇之作故風雲月露諸篇多膩於詞大江以北干戈擾攘若王仲宣劉越石之徒其詩多激於氣竊恐姪等磨盾鼻墨作從軍行其壯烈近大江以北或遂失溫柔敦厚之旨故嘗寄書箴之不幸乙卯冬十月姪竟殉通城之難而與同懷兄弟三人爭相死是大可哀也門下生鍾亦杲茂才輯其遺詩請序於予詩皆深思渾厚從容閒暇之作至其北游及從軍諸詠鮮有存者其散軼可知也酒痕燈光之下朗吟一編彷彿二十年前桃李園中羣季俊秀殷殷一堂時景象令則詩猶是也而人安在哉曩昔以大器相期姪雖死而名終不朽未必非吾宗之光特以有志之士方欲措之為事業鋒穎甫露遽夭閼以死為可悲耳黃文節云景同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方行萬里出門而車折軸可為隕涕余閱姪詩亦抱此恨故揮淚書之如此

趙午橋吳趙吟草序

吳越山水甲天下。生是邦者皆習而相忘。而海內詞人騷客。往往慕而悅之。又苦無濟勝具。其至者。又胸次齷齪。不足以發其旁薄之氣。否則屛監行役。精力消磨於簿書奔走間。而無暇於吟詠。皆與好山水無緣者也。僕游蹤半天下。獨於吳越未一至。嘗自恨半生跼蹐名利場。無息肩所。他日擬買舟吳越。攜筆硯。驟一葉之所之。遍佳山水則畫之。有餘興則又歌詠之。爲天地間一散人。即終身莬裘計也。然苦於有志未逮焉。今年秋。午橋應京兆試。隨侍武林旋里。手出吳越吟草一集示余。天氣初秋。展閱一編。奇傑鬱勃之氣。皆與山水相發明。令人臥游於虎邱者雲間。詩境眞。故能引人入勝也。余與午橋小別年餘。而詩思之進如此。豈功力哉。山水之助也。又豈山水哉。天趣之深也。午橋能吟之而不能自知其所至也。今午橋策名仕版。雨雪征衣。簡書可畏。僕僕於役。重遊吳越。必不能如今日之天趣曠逸。詩人胸中所以著不得一物。而後有可傳之作也。集中吳山晚眺等作。俟梅花開時。當以數幅生綃。圖而詠之。午橋爲我指點當買山買屋之處。將來至其地。見午橋鴻爪墨蹟。當一一以碧紗籠之。又訂一段山水因緣也。

二叔父繹思公墓志銘

叔父名家申。字念兮。號繹思。行二。晚自號無述安。少好讀書。先大父鄧林公延名師

課之。吾父與諸叔父資性皆過人。獨叔父遲鈍。先大父課最嚴。每一藝不精。必擲之再作。至晚遣奚僮給茶食。撤其簟席。鑰齋門以去。詰旦始啟鑰。呈課藝仍不精。則怒甚。笞之必見血乃罷。叔父迫甚。研索久之。一日忽豁然以解。始出應試。試屢擢前茅。然卒以數奇不得志於有司。援例就職。後終以負父師恩為大恨。賦性忠直。與人語不洽意。必偪偪直抒所見。晚年平易近人。尤篤於友于。與吾父居處不能一日去諸左右。好閉戶讀經史。倦則與吾父縱談。興酣則白髮荷荷。二老皆掉頭相顧。屬垣聽之。皆喃喃少時作某藝擬若干。彷彿錦林公聲口。縷述之。猶作恐怖狀也。乙未冬敬在都聞訃。丙申春匍匐抵里門。與叔父相對。見似心怵。嘗涕泗涔涔下。一日語敬曰。汝父去。吾亦老矣。每念之。輒無意於人世。但平生負父師恩。不可不筆之以告來者。近作無述容懺。又於邑之西營生壙。汝其推吾意志諸石。無諛辭。敬以豫凶非禮辭。叔父曰。望溪氏最謹古文法。集中有姑母生壙志。姑與叔一也。此可為例矣。敬受而讀之。皆省過自責恐懼罪己之語居多。夫以叔父篤於內行。而阨於遭際。猶其耿直磊落之性。而不為世用。杜門謝客。老於佔畢。其心地光明。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無憾。而猶痛自刻責。老而好學。作無述之篇以自儆。其危悚至於如此。如敬者出其身與世相周旋。內而骨肉天顯。外而名師益友。清夜捫心。媿負良多。而年力尚富。磨精

神尚未頹敗。而且悠悠忽忽。不自振拔以至於今日。而極其所至。以至於叔父之年。吾父之去日浸以遠。而吾諸叔父勢必至漸次凋落。無老成典型以防閑其身心。而血氣又日就衰邁。其頹然不自省者。不知伊於胡底。是大可懼也。然則叔父之元氣淋漓後之孫子必有起而應之。以繼其志之所未逮者。而斯穴之吉與否。又不必計也。叔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年某月某日。葬邑之西鄉某村某山某向。子六。長某先公卒。周孺人出。次邑庠生某。三某早世。四邑庠生某。董孺人出。五某早逝。六某從九職銜。陳孺人出。女二人。孫若干人。曾孫若干人。謹遵命銘之。銘曰。

維斯山之元氣。與公之元氣。磅礴鬱積。以長其子孫。而莫之或替。

深慮篇

宋稷辰

古之聖人。大抵皆善憂者也。故常先天下之憂而憂。在書曰思曰謨曰惟。在易曰惕曰恐。在禮曰慮。大學言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後之君相。苟欲平治天下。舍慮將何從哉。孔子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謂孤臣孽子。其慮患深。是以能達。又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天下事。其常易知。其變難知。非慮之深者。不足以窮萬事萬物之變也。一代之興。莫不有所懲戒。而為之改更。乃所改更者。始若邁前跡而見功。久之偏尚滋成。莫能轉移以就世變。往往失在所慮之外。於是惜始計之未周。晚矣。累朝之相繼。莫不各有所炯照。而為之制防。乃所制防者。初若過前人而甚緊。久之旁落滋失。遂致積重而生世變。往往至於欲制而不能。於是悔始見之未審。抑又晚矣。是故仁勝則易弱。義勝則易鬲。文勝則易偽。質勝則易陋。法勝則易怨。言勝則易爭。成勝則易驕。計勝則易刻。不惟是也。即尊親之間。骨肉之際。頒予之分。晉接之儀。恩澤之數。倚任之等。一有所過。而毫釐之謬。不繩忽微之失。已伏近或患作於數年之後。遠或厭成於數十年之間。皆由平時不為深慮。浸尋至於此甚矣。慮之關乎天下也。豈不大哉。昔者周公相成王。朝夕訥誨。以輔王德。老成之憂。動關千百年。成王非不聖哲也。而公之慮之者。惟恐王術稍疏。則隱中於性情。而流失在家國。想其時。

一顰笑必曰無戲。一動止必曰無逸。一措施必曰無偏頗。在仁君哲后。無一事不合乎天理。而賢宰執必以大失德之事。為之儆戒而咨嗟。惟善處也。然則人主一日不可不矢以小心。人臣一日不可少忘夫責難。若堂陛之前。聞都俞而不聞吁咈。有婀順而無所匡救。是直導君以無憂矣。又何望其深慮也耶。

遠見篇

天下有以目視者。有以心視者。目視者一離婁焉耳。倍其目以視。一史皇焉耳。倍其眸以視。一虞帝焉耳。而師曠闇然亡目之人。所見不下於三子。則三子者用目視有窮。師曠用心視無窮也。故察九淵之深者。或不能度萬里以外。悟羣動之迹者。或不能推百王之變。暢四門之觀者。或不能周十二州之遙也。今人見赤雲布天。咸曰旱將至。見元蝗遷埵。咸曰水將至。此凡有見者率知之。惟其近而易信也。夫瞻近知近者。常人之明爾。瞻遠知遠者。亦常人之明爾。雖所見洞一方。準四望。迥異乎常人。吾不謂之見遠焉。所貴乎有遠見者。涓滴之初。汎思其久而成江河。塵埃之小。輒思其久而成山岳。杪忽之隱微。思其久而累垓京。芽蘖之新茁。思其久而滋叢莽。蠕蠉之潛動。思其久而張爪牙。是即物而見者也。顰笑之偶失。思其久而致滔天。餞傲之忽跱。思其久而致擢髮。瞬息之差忒。思其久而悪百年。方寸之蟣蝨。思其久而疾一世。

國學扶輪社印

臭味之偏嗜。懼其久而毒畢生。是即身而見者也。故當昌熾隆盛之日。歆羨盈門歌頌滿庭。奔為竊窺側睨相銜於耳目之前。而一二老成。悄然深思若為異日重擊其憂。不以為赫喧而以為泰憮惟淺夫陋眇之所未見。而斯人見之。迨其應響鑑影神於靈著。使後之人追維往哲之微詞至論。歎惜當時不得提撕聽之耳。警私繳之心。使瞶瞶者復生其明。卒致遷變以至此也。而若一人一物之細故。其盈虛消息。知者自無不可知。在宇宙內亦識小耳矣。何足較其輕重哉。板之雅曰。為猶不遠。又曰猶之不遠。古君子諄諄於遠之一言。深致意者。不重可思與。

恭舊篇

天下之所不易致者。其久乎。其自至於久者。聖人也。其可以久者。賢人也。久以神明者不可見。見其德與訓。久以威象者不可見。見其政與人。今使為天下謀者曰舊德吾崇之。舊訓吾行之。舊政吾循之。舊人吾重之。則奉先王之道至千百年不易。豈不甚善。而無如勢有所不能。從來通都大邑。多世臣故家。其先或與祖宗共櫛沐於風雨之中。或受累代任使。盡臣竭勞。功在社稷。名在鐘鼎。當其沒也。大則祀之功宗。小則祀之鄉社。賞延後嗣。恩澤未衰。乃久之而歷時稍遠。動閱委於荊榛。遺裔困於草莽。後之君若臣。罕有追詢其風節者。欲强之式閭表里。封墓營祠。錄及來礽。免淪鄙

聽。豈可得哉。此慢於舊德者勢也。若夫危言讜論。助翊先朝。佐成典。畫。載之方策。其明若著龜。其重若金石。厥後予聖予智。勢分日嚴。寡學淺夫。輔道稱述者。多務卑近。開思輝名言以進諷。陳古誼以格心。良恐觸犯忌諱。無復徵引。偶有一二正人。略為入告。多病迂闊。謂昧時務。求其揚前謨。宣往議。抑又難之。此荒於舊訓者亦勢也。至於已事遙徃。聖人所以酌損益者也。政在故府。典冊法書。槩焉修而舉之。治道可復自晚近好作聰明。而拒蘋浸棄。數十世之成憲。數百年之至計。忽乎若皆厭聞。舉猶飄風之吹隊葉。持柄者傚尤踵謬。以為其道在避舊章。日聽其淪沒。舊績日任其毀忘。勢遂薄舊政而不為矣。至於守治法。當亟留治人。與典刑並重者非老成乎。其人不亡。叢脞可振。其人不出。空虛可憂。試與登其廟廊。見有黃髮龐眉。三五在列。遠近瞻仰。風采儼然。敵國外患。皆憚之曰。是未可動也。奈何宿佐凋謝。遺賢避荒。偶存衰殘。輙相輕狎。猝有疑難變動。莫由詢之。誰何。輕捷便利之徒。日以進。守拙持重之人日以疏。舉家國事付於數少年。聽其汎舟洪流。而不知所屆。勢至於無舊人。而天下更可危矣。是以古之哲王賢輔。不以舊德之殷湮而弗加禮也。勿以舊訓之難遵而弗深攷也。勿以舊政為可廢而弗紹修也。勿以舊人為可棄而弗殷訪也。三代之報功貞教。惇典乞言。其所以恭厥舊者。皆所以恭厥先也。書以孝恭並美。果克致其恭。

非善孝也哉

懷新篇

舊信可思耶舊之善者可思其不善者不足思古於舊之文有二焉其一似以往覆囮為能守其陳資以養人也其一文為鵂義為鶹或同鶹離蓋鷄之老者不可留而留是當除者也故易象於革去故鼎新焉嘗觀晦冥屯塞之境草木蕃廡洞壑鬱滃上不見日月下不見人跡雖中藏太古之瑞亦復沈霾幽隱實氣潛伏於此有人焉操斧斤入林莽悉然開其幽而通其蔽遂使暉光忽新俯仰為之大寬登陟為之欣暢豈非人心所久跂而深望哉是以已治之新可樂也未治之新可懷也夫為山澤啓草昧此尋常耳目所共喜也若乃生廣居之中坐堂皇之上萬事叢雜投於其胸聾瞶衆聽八面環伺而其人方且耽庸習故嗜腐迎臭錮閉靈智以受塵罣破實壞徑之是尋而光明反以為蓋於是無規不遵無跡不因老謀深祕惛惛其德言宣令出謠諑踵興聞者倦聞見者沮色日復一日交相感頌嘻德之不新流及於政不尤為天下之大惑歟今試為之掃官府之塵濯鼎彝之垢更琴瑟之徽磨戈刃之鈍相與振頹綱扶傾維蕩以清風照以初旭老物息而土鼓震文明復而慶雲升而湯銘周誥之上新其君下新其民皆於其時煌煌改觀焉然後知舍其舊而新是圖誠豈

齊一世之人所不得緩也。然而新其閑物之務。尤貴新其取人之明。欲使疆場之地旌旗一新。而不先簡將帥。勤訓練。雖新弗新也。欲使禮樂之場。節和一新。而不先慎起居。擇輔導。雖新弗新也。欲使中外之間。鼓舞一新。而不先肅法紀。明政教。雖新弗新也。是故新其心矣。斯能新其人。新其人。斯能新其物。而天下一是無不新矣。大學首自新以新庶民。知本之君子。曷不鑒而懷諸。

裕本篇

千古以來之言利也。大抵皆不知利之人為之也。利大而見者小。利久而見者急。利廣而見者狹。是雖負計臣之號。開聚斂之門。而求富國國愈貧。求富家家愈索。不知利莫其人若也。顧自來有利權者。惟小與急狹之是急。而不知利者。遂得竊竊焉動之。任不知利者以謀利。非惑之甚也哉。然則知利者誰乎。曰聖人也。聖人罕言利。亦惟聖人能明大利之本以利天下。而利可以不言。聖人以下。曾孟大賢。始揭微指。一則曰以義為利。一則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明乎此而知利在天地間。原不禁正人之擬議。彼畏利而諱言者。特小儒拘滯之見。而不足以探本也。歷觀史籍所載。言利之最著者。為商鞅。為晁錯。桑宏羊。是皆取利而不顧本者也。鞅與宏羊務慘急。博小效。甚得人主意。然亂秦自鞅始。剝漢自宏羊始。錯之謀強王室。其慘急同。至計及以

爵為市。苟且無大害。然而淆後世之仕路者。實自錯始。是三子者。未聞其利國。而并失其身。惟亡本也。管夷吾劉晏陳恕。稍近乎本。故其法世多循之。然夷吾導君奢。晏算太盡。召衆怨。雖傑出異才。去道皆遠。惟恕言取利太深者。不可行於朝廷。法宜上下交濟。君子題之。王安石欲師周公。自以為有本矣。法立而驚擾四方。卒無利而罷。雖後世猶有存其一二者。當時大不利於宋室。是安得謂知本乎。是故有周公太公之才。孔孟之道。而後可以言利。其為利也。公而不私。優游而不迫。密而不苛。信而不渝。正而不詭。一人利之。億兆人利之。天德王道之原。人情物理之準。胥出乎此。五行於是乎調焉。百產於是乎充焉。九式於是乎裕焉。非知本之聖人。其孰能與於斯。後之言利。視古日巧。私筭於襲掩也。迫促甚於弦矢也。苛爭於毫釐也。渝極於朝夕也。詭過於巫史也。蓋有鞅錯宏羊所不料。管劉陳王所不為者。然其所獲。豈是反絀瑣瑣焉。徒從事於小且急。急且狹。而天下之大利遂空。無他。亡本即亡利也。吾故曰。千古之言利。皆不知利之人為之也。

崇簡篇

古之明政教於天下者。以乾道運天下。必以坤道靜天下。易繫辭傳曰。坤以簡能。又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蓋欲天下之久安長治。非行簡不為功矣。昔唐虞治惟尚

簡。夏忠商質皆因之。至周而法制曲章。浸以繁焉。然其洪綱巨目。與百姓見者。落落可數也。春秋時。強國謀兵刑。弱國謀絲粟。其上盛辭命。其下著經綸。蓋駸駸乎勢日趨於煩矣。洙泗之間。聖若賢思救一時偏勝之敝。而復古帝王致治之要道。遂商簡之可否。雖少偏於簡。如子桑伯子。亦覺其大有濟於溷世。而不以為非。故及門狂簡並稱。是孔子所以力矯夫習俗者也。顧其間有務寬綽而任率略者。即孔子所謂太簡也。有務凝斂而昭省約者。即孔子所許內敬外簡也。戰國紀綱陵陁。秦始一切為制坊之。違坤道之自然。而以密網繩天下。法極煩。而天下之人。已囂然其不靜。漢高帝作。去亡秦之煩苛。而闇合二帝三王之簡易。讀約法三章。偶乎遠矣。後儒多病漢以黃老為治本。然黃帝文不滿質。簡而純者也。老氏儉不傷慈。簡而濟者也。其道元不為天下害。漢君臣略用其疏節闊目。以乂安一朝。後之南面鄉明者。舍簡豈有他道哉。隋初懲六朝之失。刻意綜覈。有追證百年舊案之事。時老吏尚以抱案為苦。劉炫所言省官事而後可以望從容。惟憂不簡也。唐高祖至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世苛禁。天下既定。所修典律。皆簡明有要。初政故與先漢庶幾。宋祖之詔。首言臨下以簡。明祖之訓曰。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一事兩端。吏得因緣為姦。由是而等百世之王。同千聖之揆。其治曰必簡可知也。後世政刑之煩。多由條例

之咒。濫觴始於北宋。而流失沿於累朝。朝行一事。夕增一例。積數百年。遂汗牛充棟而不勝詰。上下其手者。甚藉其遮蔽之便。而黠胥倚法以脅官。官輒倚法以制朝廷。吏治日趨於偷薄。人心日淪於詐偽。而顛倒是非。屈抑良弱。日不知其數千百端。職為亂階。醸成亂象。不簡之為病似甚微。孰意其浸尋滋長。乃至於此。我　列聖所以有歸併例文。銷除舊案之令。防閑煩擾。不啻再三。而各部臣無肯設誠致行。日聽其顛倒屈抑於猾吏之手。而不知改。是深望　主上乾綱獨攬。舉支離葛雜之例文。而一掃空之。使廓然見刑清政簡之休也。息天下之亂道。無急於此矣。

跋林文忠公貽戴侍御手札卷

此卷集文忠手札。惟前橫箋二札乃親筆。於燒煙海上。誠服番估。至變心騷動。肆擾中土。將入津沽。始末特詳。視傳説為確。可為史據也。公以番沽始不仇公為不解。是豈難知哉。人心如水。靜則順。而動則狂。公孤忠制夷。未開一面網。但請至津禮遇太阿。遂入人手。於是仇公之人導之激之。而彼之天良汨矣。夫公之才力誠冠一時。然內乏強援。而欲孑然成功於外。我純倚法。而人得以曲市其恩。勢難力征。而討無以豫防其變。三者皆不及古人處。當以番舶四竄入告時。在直廬讀劄子。已病其疏。嗚呼。在昔武鄉汾陽。尚有疏時。此日月之過。不必為公諱。然不能不為公痛惜也。滇中

戴先輩雲帆爲公門人。曾爲詩紀感。公嫉其直。戒之。公出塞時。稷辰亦有詩。則極推朝廷保全之至意。公深賞以爲善言。公入關後。屬作拙書。以憂不果。客歲至京師。書致戎幃。而公道喪。既又以文。令幸從其高弟獲覩眞蹟。許爲題識。是卽可以踐作書之約也。公在天必昭鑒之。且有餘悲矣。

鈔幣論敘

許槤

世傳呂洞賓初見鍾離雲房。雲房取石點金與之。洞賓問此金復當為石否。答曰。三千年後。復還為石。洞賓擲而棄之。曰。可惜誤三千年後得金人矣。事雖近誕。語實至理。夫一卷之石。爲金幾何。而神仙猶慮誤三千年後人。何其見事之智。而用心之仁也。自宋行交子。爲鈔法之祖。世以爲神仙點金之術。無以踰此。然近或數年。遠或一二十年。悉化爲石矣。元行孤鈔。以絲爲本。而以金銀稱提其間。似金而實石也。明直用空鈔。則是未成金之石矣。而強以與民。民有真金。反指以爲石。而禁其行使。當時儒者林立。不知石之非金而與之。是不智也。知其非金而猶與之。是不仁也。何無一人類洞賓哉。近世金多出洋。議者求所以點金之術而不得。遂注意於前人已棄之石。而洞庭王氏瑬錢幣芻言。立說尤辯。學士大夫往往寶藏其書。余懼夫石之不可用。而徒敺金以資外洋也。又懼夫人人自以爲鍾離。而獻石於官也。恆思有以闢之。鞅掌未暇。季弟楣方養痾家居。近以所著鈔幣論寄余。是正則爲王氏書作也。其見地多與余合。首通論。於鈔法源流當世利病。盡矣。次鈔利條論。仍其利之名。而著其不利之實。次造鈔條論。次行鈔條論。剟取原議。各以類聚。次第詰難。而禁銅與鑄大錢條論從焉。次雜論。略舉宋金元明事一二。指陳其誤。餘不復悉論。余既覽而善之

即所未盡槩以案語付剞劂氏閱是書者尚無輕言點金可矣

復包慎伯書

桂超萬

兩接手函。皆為海運借箸。諄諄往復。如見婆心。內有越過剝船一策。為黃南坡張子畏兩太守所喋服等語。殊未得解。緣兩君來鮮。未一言及。正擬函訊。而孫翰重來。敘明請令京官赴津領米。量貼車費。便可越過剝船。米無糜爛。後患可消。具見為公為友之心。無微不至。感佩交深。惟熟思此事有難焉者。四季之糧。放作一季之食。恐預支之例難開。百萬之米。運逾十萬之車。恐不貲之費難貼。若貯津倉以待。恐難修廣厦之倉。如停海船以需。恐難駐終年之船。遽以入告。未必　允行。或下部議定。千駮詰不識。更有何術以策之。來函又有局中所議。與南坡不合等語。前因南坡海運熟手。曾與咨詢。原議章程。小異大同。不甚相反。惟有人議以糧艘幫費補漕。起執以為不可。謂其隱有加賦之實。不特後援為例。貽害無窮。即目前民力亦艱難也。所云民間交出米石。總須運至通倉。運費出之於下。尚屬可行。且其勢不能不出於此。時事皆仍舊貫。極重之賦。請減不得。運米之費。官賠不能。此一舉也。頗裕　國儲。而於惠民一節。不過較常歲稍寬。幸有均戶舊章。重言以申明之。多方以警戒之。其稍有天良州縣。尚不至肆志苛徵耳。

上林少穆制軍論營田書

竊超萬見聞淺陋。幸荷甄陶。昨謁白門。重承矩誨。仰惟大人建節江南。開承濟劉河等處水利。又覓旱稻種於楚閩。給民栽植。一歲兩穫。無利不興。固已福貽百世矣。茲因超服闋將北行。示以畿輔水利。並諭入　覲距邇。將面求經理茲事。以足北儲。以蘇南土。此伊尹任天下之重。希文先天下而憂也。敬諳賜示畿輔水利叢書並四案諸編。曠若發矇。竊謂天下大計。無逾於此。伏念冀兖諸州。三代本為授井分田之地詎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玉豐各邑。四郊現有開田種稻之鄉。豈利於此而不利於彼誠能成怡賢親王未竟之業。俾虞徐克驗其言。是禹稷復見於世矣。惟是非常之原世俗所駭。晏安已久。破格為難。以鄙見計之。似尚有宜豫籌者。溝洫井堰。工費浩繁。若待司農議款。恐格而不行。宜豫籌者一。圻郊如有曠土。無論在官在民。俱可隨時開墾。若以民地營民田。每歲穫麥之後。即種秋糧。其時不能稍緩。惟秋糧既收。二麥未種之時。稍有二三旬之暇。將俟此時營之。則墾田無幾。將隨時營之。則民食有妨。宜豫籌者二。農師必召南人。如以曠土開作官屯。即使為世佃亦可。否則作何安插。抑或募玉田磁州等處種稻之農。風土略同。往來較便。宜豫籌者三。天下事。非權不行。以　天使督理營田。權不謂輕。而要莫重於封疆內外協諧。措畫自易。萬一各持意見。不免阻撓。雍正間營田至七千項。至怡賢親王身後。以朱文端賢相。而渙號不

行於牧令。致棄前功。乾隆中再次營田。亦以督臣奏南北風氣不能强同中止。前事有明徵矣。竊謂必得首岳之任。寬以歲月。使州縣各營其地。或勸民自營。或借帑為營。或募富戶代營。無欽差供億之煩。則事不擾。有黜陟勸威之責。則功必成。宜預籌者四。超計夏初當赴北平。儻得再依仁宇。為之執鞭。所忻慕焉。敬於所示簡要事宜。妄參管見。仰冀鴻裁。伏維鈞鑒。

毛鄭婚姻正期辨

方大湜

婚姻正期。毛氏以秋冬為正。鄭氏以二月為正。後儒或據周禮。或據家語。或據夏小正月令。或又以荀子白虎通為據。愚謂家語夏小正偽書也。不足據。月令並無嫁娶之文。白虎通亦屬附會之說。尤不足據。經之可據者。毛詩周禮是也。子之可據者。荀子是也。迨冰未泮。歸妻。謂于歸也。是冰未泮。正言婚期。詩言歸期。豈言請期乎。詩言迨冰未泮。豈言已泮乎。鄭箋強屬之請期。顯與經文背矣。而鄭且以周禮媒氏之文證桃夭詩為二月。夫桃華言二月。猶可言也。其葉蓁蓁。葉盛幾四月矣。有蕡其實。實大幾五六月矣。而亦二月時乎。而亦婚姻時乎。是又與經相反矣。然而為鄭說者猶堅執周禮為說。攷之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言娶妻也。又曰奔者不禁。即奔則為妾之義。言納妾也。而皆以仲春為正期。此正鄭說之所本。而不知其誤實甚。周正建子。仲春丑月也。即正歲十有二月。是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與詩言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陰。正合。是周正二月。冰猶未泮。明矣。是周正二月。斷非桃夭時。亦明矣。此詩所謂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也。鄭以桃夭為二月。不亦混夏正為周正乎。更以荀子證。荀子一書。雖不免醕疵互見。要為秦漢以前無疑。其曰霜降逆冰泮殺。正與毛詩周禮合。顯然可據。然則婚姻正期。

斷以毛說為正。或曰。月令仲春祀高禖。蓋元鳥生乳之日。以為嫁娶之候。故天子重之而祈焉。然則月令不足據歟。余曰不然。祀高禖祈嗣之禮也。非言嫁娶之候也。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孔氏謂祈福之時。是高禖之祀。由來舊矣。且月令下文云。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其為祈嗣之禮甚明。何嘗言嫁娶乎。至若夏小正一書。本屬後人偽撰。二月綏多士女之文。又烏知非因周禮而誤。孔子曰。行夏之時。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行夏時者。謂建寅為歲首耳。而其因時布政之事。載籍無傳。故曰不足徵。如果小正尚存。則大經大法頗具於此。又何云不足徵耶。則小正固偽書也。綏多士女之文。烏足據。又攷孔子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始行焉。冰泮則農桑起。婚禮殺此。說雖與經傳合。然今所傳家語。乃王肅偽撰。雜採傳記。附會成文。其有無不可知。亦不必引此為據也。又按白虎通云。嫁娶以春。春天地始通。萬物交接之時也。則又依託夏小正。益不足辨矣。

泰伯讓商辨

泰伯讓商之說。沿誤久矣。不攷其時勢。不足以證讓商之謬。不析其義理。不足以斷讓商之謬。不詳其文義。則讓商之謬。猶未盡著。不發明讓周之旨。不深明讓周之心。則讓商讓周之辨。且未有已。爰廣集先儒之說而一一詳論之。一則按以商之時勢

而不合也。考殷王小乙二十有六祀。太王遷岐。未三年而武丁立。武丁英明令主也。學甘盤相傳說。撻彼荊楚。奮伐鬼方。殷道中興者五十九年。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太王以岐邦新造之基。值武丁中興之盛。安得遽懷翦商之心乎。且是時文王猶未生也。攷文王之生。適當祖甲之二十有八祀。書曰。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是甲亦賢君也。又何云殷道中衰乎。其謬一。一則揆以周之時勢而不合也。太王之事。詩與孟子言之詳矣。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謀商乎。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又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太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衆。田野猶未闢。至於王季。始啟山林。文王然後蕃盛。疆宇猶僅百里也。太王之世。安得周日強大乎。且使太王如果強大。則何不恢復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恥。乃反晏然不以為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馬錯之所不為也。太王豈為之乎。且紂之暴虐極矣。武王孟津之會。猶遲之十三年之後。使紂能自悛。武王亦必不伐之。武王猶不忍伐紂。而太王乃遽謀翦商。必不然也。其謬二。且使太王志在翦商。則太伯不宜諫不必諫。亦斷斷不可諫。何也。為人子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夫與其得

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而況事關君臣之大倫。將得罪於天下萬世乎。為伯者。宜負罪引慝。務積終身之誠。以諭親於道。豈潔身足以塞責哉。夫順父之志。節之小者也。蓋前之愆。孝之大者也。當是時。使泰伯不去。太王必不以愛季之故。開廢嫡之端。於是承國於父。守臣節。盡忠貞。若王季之勤王家。文王之服事殷。不惟盡己之心。兼可幹父之蠱。庶幾君父胥安。而忠孝兩無遺恨矣。慮不出此。而避而去之。則是有翦商之志者太王。而成其志者泰伯也。克商以有天下者。武王周公。使武周得所憑藉以克商者。伯之讓實使之也。伯去而翦商之勢益成。是伯讓商之心。終有所未盡其誠也。設曰。吾以商之天下還之商。是足以全吾之本心矣。而因以不臣之誅聽父若弟自為之。則泰伯者。天下之忍人也。伯豈真視其父若弟。恝然若秦越。而是非無與於己者哉。自處於忠孝。而陷弟與父於不義。何以為至德邪。其謬三。且文義有不可強通者。凡己以所有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己不受。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肯奪人之有。而亦謂之讓者。太王時。商之天下晏如也。於周何與焉。而泰伯得以讓之。若泰伯可謂之讓商。則伊尹亦可謂之讓太甲。周公亦可謂之讓成王。諸葛武侯郭汾陽亦可謂之讓漢唐矣。有是理乎。此非但時勢之不合也。即文義亦難通矣。其謬四。然則泰伯之讓。斷主讓周無疑矣。攷史記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

昌乎。夫太王當播遷之餘。得此聖孫。自慶先業發昌。非即萌廢立也。泰伯微知其意。託故而逃。不讓國於傳位之日。而讓國於採藥之時。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跡。則季雖欲為叔齊而亦不可得矣。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者。夫孝順德也。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之所為。乃匹夫匹婦之所當然也。夫惟匹夫匹婦所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謂之至德。誰曰不宜。當是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是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故曰三以天下讓。講家泥天下二字。遂以太伯為讓商。夫使泰伯果讓商。則引身而去可矣。何以又偕仲而逃邪。偕仲而逃。明是欲太王傳季及昌之意也。既使太王傳季及昌。則泰伯之讓。是讓周。斷非讓商也。亦明矣。至若詩言實始翦商者。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遷岐基之耳。傳言泰伯不從者。謂逃之荊蠻。不從太王在岐耳。史記晉世家云。泰伯亡去。是以不嗣。此其證也。奈何據此為翦商之證邪。讓商之說。元儒金仁山。明儒歸震川。皆有論辨。我　朝百詩閻氏。惕菴張氏。東壁崔氏。及吾鄉許石雲先生。反覆辨駁。其義益明。茲撮其大略於此。與學者共賞之。

攷注疏引鄭氏說云。採藥不返。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斷髮文身。三讓也。按此說亦穿鑿。左傳明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

身。則斷髮文身。亦非太伯事。補記於此。

竹林問答自序

慷慨而談天下事。輙倜然自擬古人。曰教曰養。曰興仁興讓。雖使古人復生。何以易此。一旦身膺民社。撫字催科。聽訟判牘。用人理財。送迎酬應。公私交集。如理亂絲。如剝蕉然。如春蠶作繭束縛其身。兼以上官之督責日繁。胥吏之蒙蔽愈甚。防患則耳目有所不及。防弊則思慮有所不周。跋前躓後。動輙得咎。覩宦海之茫茫。亦隨波上下而已矣。而生平所慷慨自負者。至此悉無所施。則又未嘗不歎古人之誤我。噫。是豈古人之誤我哉。不識時務故耳。竹生叔負經濟才。幕游四方。多歷年所。大江南北翕然爭引重之。顧乃屛於抱關。不獲展其大用。致足慨矣。古今來才人畸士屈抑下僚者。豈少也哉。雖然官無論大小。秩無論崇卑。亦視夫稱職而已。又況司京東之鎖鑰。掌絕塞之關鍵。分防者幾二百里。隸屬者幾萬家。雖曰長材短馭。而規模亦宏遠矣哉。迴憶叔捧檄北上時。距今七八年矣。當是時。滈以年未弱冠。領鄉薦。翩翩少年。傲岸不凡。亦欲馳騁文墨。睥睨一時。今則公車三上。屢挫其鋒。或匹馬而度燕山。或扁舟而走吳越。或夜雨殘燈。蕭條旅館。或衝風冒雪。惆悵征途。今又棲遲塞上矣。回首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覺昔年英思銳氣。半消磨於風塵勞攘中矣。況敢

振褋而談天下事邪。叔曰不然。剝者復之機也。屈者伸之漸也。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奚自委靡為。公餘之暇。聞與高論及政事。如高迂語。烏足語此。爰舉生平所積疑未釋者。條舉以問。叔為之剖析利弊。指陳得失。如聚米畫沙。形勝了然。如以灰灑地。動中窾要。不禁躊躇滿志者久之。蓋惟閱歷深故議論確。才識卓故區畫精。提綱挈領。故其立法也簡而明。慮遠思深。故其防弊也周而密。要其歸則不越夫因時制宜一語。以洞悉世務為實學。以體貼人情為至治。不戾古亦不泥古。不徇俗亦不違俗。通達治體者不當是如邪。爰執筆錄之得數十條。顏曰竹林問答錄。以志韋弦之佩。即附於州縣到任要約後。作方氏治譜可也。客有見而笑之曰。揣摩時勢之說。涉於權宜者多矣。是編之錄。奚為者。予曰。子亦見聖賢之揣摩時勢乎。孔子必聞其政。揣摩時勢也。孟子入境問禁。揣摩時勢也。誾誾侃侃之言。好色好貨之論。亦揣摩時勢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隨時之義大矣哉。苟矜言復古。不達時務。是新莽之行井田也。是蘇綽之誦五教也。是王荊公之以青苗新法禍天下也。其弊可勝道哉。客曰。是編詳於州縣。奚為者。予曰。天下之治亂。係宰相。天下之治亂。亦係州縣。宰相總其成者也。州縣專其責者也。官雖卑。職則重矣。祿雖薄。權則重矣。故曰州縣為親民之官。故曰州縣得人則天下治。客曰。立一法。生一弊。是編所識章程。毋乃傷於繁乎。予曰。法

也者。猶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也。權衡誠平。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法顧可少乎哉。況夫章程既定。握其樞機。則至約可該至廣。至簡可御至繁。至常可馭至變。不然。徒高清淨淡泊之名。吾恐弊端百出矣。客曰。然則古法顧可置而不講乎。予曰。道與時為變通。法亦與時為變通。昔人論明季之弊。重墾闢而田益荒。行保甲而民益擾。講鄉約而不孝不弟者益衆。舉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行鄉飲禮而父老益卑賤。議蠲徵則吏受其實。民受其名。議常平則官增其肥。民重其瘠。是豈法之不善哉。有治法無治人故也。故曰無治人。則良法美意。皆足病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客曰。然則杜弊之法。盡於問答錄中乎。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善用法者。當深明法中之理。當旁通法外之意。必用法而不為法用。乃可以言法。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故曰神而明之存夫人。不然。是又膠柱鼓瑟。刻舟求劍矣。又況有不可易之法。有不可執之法。不可易者經也。不可執者權也。經權互用。與時推移。是即君子時中之旨也。客曰。教養仁讓之說。是編未登及之。何也。予曰。先儒言之詳矣。無容再贅一辭矣。且天下斷未有不能除弊而能興利者。即未有不能立法而能除弊者。弊苟叢生。於教養仁讓也何有。故必法制詳明。內外整肅。而後可言教。可言養。可言仁讓。客乃欣然笑曰。阮氏竹

林問答徒供清談也方氏竹林問答求濟實用也果孰得而孰失邪予謝不敏客既退遂挑燈書之

毛詩墨守自序

一經而羣言淆亂者詩為甚讀詩者將安所折衷乎夫亦曰折衷孔孟而已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詩本無邪也曰詩三百統全詩言之非專為讀詩者言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又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讀詩貴論世知人也是讀詩不可專求之字句中也竊嘗持此意以論詩而知古序獨得經意毛傳獨得序意故離傳以說序而序意晦離序以說經而經意晦離序傳以說經而孔孟解經之旨亦不明且夫序何自昉哉考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作訓詁傳授趙人毛萇其源流也遠矣其師承也真矣其訓詁也確矣說詩旨趣於是在焉自宋儒以己意說詩淫邪之辭藉藉多有毋乃非孔子思無邪之訓乎專主玩索經文求詩意於文辭之內毋乃非孟子害辭害志之戒乎刪除序傳掃去世譜謂古序所謂某王某公某大夫為必不可信孟子論世知人之學固如是乎夫舍序傳以說詩猶可言也離孔孟

以說詩不可言也。欲求孔孟之說。舍序傳曷由乎。慨自古義云亡。非一日矣。非特宋儒也。鄭氏好改經文。自立新說。往往與序傳異。逮至宋儒。而歐陽章蘇。氏駁斥傳箋。鄭樵辨妄。撥棄古序。集傳因之。去序言詩。三傳而魯齋王柏。竟至刪削經文。自伸己見。自召南以下十三國風。凡朱子所定為淫邪者。悉刪去之。凡三十有二篇。夫以孔子所手定者。而魯齋毅然刪之。孔子不敢削者。魯齋公然削之。其放言無忌。有自來矣。其始猶止於與序傳異也。漸至駁斥序傳矣。漸且盡棄古序矣。而其甚者。又妄逞臆見。刪訂經文。以窮經者荒經。以解經者蠹經。於是而詩之不燬於秦人者。竟燬於王氏。解經之弊。至於如此。可勝慨哉。余學毛詩有年矣。不揣固陋。竊欲為毛氏作墨守。用是博采諸家之說。合於傳義者存之。不合者去之。總求合於毛傳之意而止。非袒毛也。宗古序也。非宗古序也。宗孔孟也。敢云發明孔孟之微意哉。亦以序傳之說淵源有自。固不可得而廢焉爾。

與人論格致書

昨接手札。索示格致一條。辨析毫釐。閣下有功傳註不小矣。又復諄諄下詢。芻蕘兼采。雖古之虛心好學者。何以加茲。滔雖愚昧。敢不盡言。槪歷來諸儒辨論格致。何啻千餘言。滔何人。敢復饒舌哉。雖然。聞嘗折衷經文。渾諸家之論而一之。今之論者。多

以格致之傳為亡。愚以為格致之傳雖亡而未盡亡也。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格致之義了然矣。曰知本即王氏致良知之說。尊德性之旨也。曰知之至即朱子窮至事物之理之說。道問學之旨也。為尊德性之說者曰。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萬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為用力之先後耳。夫物豈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夫謂物不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是即孔子成身不過乎物之說也。非異說也。為道問學之說者曰。用力之功。或考之事物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得之講論之際。凡夫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鬼神天地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此即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也。皆篤論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自其大本而言之。凡經文所謂身心家國天下者。皆吾良知中所固有也。即知本之要務也。自其極功而言之。朱子推之天地鬼神草木鳥獸。皆所以擴吾心之良知也。皆知至所包涵也。知本者格致之始事。知至者格致之終事。知本知至則格致之道備。吾故曰格致之傳雖亡而未盡亡也。至若傳古本大學者。謂格致無傳。以此謂知本二句。繫經文末之有也之下。是頓悟之學也。是禪所謂一了百了者也。豈足以語聖學哉。是朱子之定。固不可易也。然而補傳則竊有所未安者也。以知本知至之言。還之

格致之傳則格致之傳雖闕而格致之義更不必補守缺抱殘其亦可矣何必以此謂知本為衍文而別求其說歟略陳管見幸高明有以教我也又考良知家言謂格物為格去物欲若如此說則八目只說得行一邊少知一邊且去欲一層已包於誠意中則此說亦未可從也補記於此或曰朱子謂一草一木皆當格不幾玩物喪志歟曰吾固言之矣此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也萬物體統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與我非有二也夫草木之發榮滋長乾之元也暢茂條達乾之亨也收斂藏固乾之利貞也四德原於天具於心而散著於一草一木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即此可以知性即此可以知天即此可以見至誠盡性參贊之學格物顧不重哉如徒訂爾雅之經考山海之注是博物也非格物也是真玩物喪志也

陳君祀事記　　黃煥彪

雲心先生既沒之二年。歲在壬寅。州人士知與不知。言及輒流涕。彪等心傷之。悵悵然如無所歸而失其依也。因取古人拜五經之意。議於先生誕日。位以粟主。薦以溪毛。設讌而展拜焉。相與誌瓣香之祝禮也。念非置産不足以垂久。為醵錢若干。置舖宇一所。納其租。使歲歲行之不替。與斯會者。羅君儲祿。周君德光。陳君昌齡。黃君仲騏。謝君良寶。張君贊詠。黃君如代。與彪凡八人。諸君雖各有受業私淑之不一。其心切景仰則一也。事既成。爰命彪誌之。蓋自兩漢以來。文振八代之衰者韓文公。學開百世之統者周元公。二公之生。曠代所僅見。吾郴幷得而祀之。何幸也。夫以郴僻在南服。而山川清奇。又為名公魁儒之所游宦。意教澤之所被。必有聞風興起者。乃歷數吾州爵秩科名衣冠文物之盛。雖唐有劉平章。明有何文簡輩。類皆開世而始一出。出亦卒遭厄抑而不竟其用。豈真清淑之氣。積以有待邪。抑限於荒阻窮深。無人焉昌明先聖先儒之緒。以共振之邪。先生繼劉何而起。毅然以道德文章自厲。用意精苦。力抗古人。所作詩古文辭。直逼昌黎。不肯輕出以示人。而尤好博覽宋元明諸儒書。講求體用。以上證濂溪之旨。故其經國大業。胸中海涵地負。誠可以扶世濟民而收實效。雖一官冷局。迄不得施。而懷抱古今。眷戀國家。尚欲勒為一集。傳之千秋。

以備採擇。此則彪所深知。而有難為外人道者。即欲言之。而亦安能盡其精蘊邪。嗟乎。先生往矣。藉使當日居得為之位。與能言之職。功業亦烏可量。不然。而或令優游著書。少發抒其蘊蓄。安在近不可以表章劉何。遠不可以紹述韓周。乃天顧必齟齬之摧折之以歸於盡。天縱不為吾郴惜。寧不為斯世惜邪。昔韓門之學。得籍湜而彰。濂溪之道。藉程朱而顯。賢如程朱。固非淺學所能希其萬一。抑豈無勉為籍湜者乎。新火相傳。厥有端緒。遺文補錄。望之何人。第沾沾以一祀為足重先生。是豈重先生之意歟。

趙忠獻公論

彭紹封

天位大寶也。神器至重也。立之而非其人。堯舜不以私其子。而兄烏得以私諸弟。異哉宋之由太祖而遞傳。乃出自太后遺命也。當太后疾革。遺言謂太祖傳太宗。太宗傳光美。光美傳德昭。趙普共記之。且立誓約。藏之金匱焉乎。此何等事。而唯唯從命若是乎。天下非一家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以太宗繼太祖。誠為不歸。然安必光美德昭之無忝天位乎。親有治命。有亂命。太后之見。安能及遠。如必以從命為孝。則寗殖之罪。可邀免於寗喜。晉獻之命。可見慰於荀息矣。太祖惟溺於母后之命。從之已失所宜。普乃應太后之言如響。不顧後此之多變乎。自古兄終弟及。事之不可常者也。魯隱公之讓。而爭奪日起。吳諸樊之讓。而廢立頻仍。與其苟順私情。致同氣推刃。曷若忍而斷之於先。以不敢輕立之故。伏櫚而爭。雖太后之心未慰。於臣固無罪也。失此不為。公於是可謂謀之不臧矣。迨太宗既立。光美德昭自以次第當立。或亦不無生心。而公遂不憚幡然變計。謂太祖一誤。陛下豈容再誤。太宗乃不得不自遂其忍矣。秦王廷美與盧多遜比。廷美既貶。李符又奏以不悔而懷怨望。卒致廷美以憂終。太原之役。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之大怒。而德昭自刎死。為不忘再誤之說。凡所以防患而潛圖之者。皆公之為也。謀人家國。始以片言之諾。而慰太后之心。終以欲更

前約之非。而頓割其天性之愛。以天子至親。不惟不有富貴。而并不獲保其生全。烏乎。棄前之約名曰公之。實以害之。使公而自思。何以見太后於地下乎。史稱公能以天下為己任。其佐太祖太宗。祇以半部論語。論語中所載信近於義。以及不施其親諸訓。公獨未之深思乎。凡舉大事。必計其始終。無溺於苟且。公義私恩。為兩得之。是故君子大居正。

熙豐元祐紹聖諸臣論

從來君子之與小人。互為消長者也。自古邪正並立。未有不坐受其敗者。君子而與小人爭。勢必不勝。惟在君子有以善為防之而已。嘗考熙豐以來。王安石倡為青苗諸法。章惇呂惠卿蔡京為之播揚。其意主於聚財。其謀在於固寵。又能以博辨濟其說。使諸君子咸受其欺。相與交口而薦之。觀其稱堯舜薄太宗。善伺人主意。排衆說而大肆其謀。誠所謂敗亂之小人矣。吾獨惜元祐諸君子。知遠小人而不得其道。有以激成其亂。而莫知所歸也。方新法之行也。諸君子皆知主上與安石如一人。則當積誠意以感其君。從容漸漬以開導之。不用其言。即以去就爭之可耳。乃司馬光富弼蘇軾日與詆排。而安石持論愈堅。君之寵任愈固。雖偶為退黜。而韓絳呂惠卿蔡復陰相為護持。邪說之難熄也。如此至元祐之朝。安石既免。溫公入相。新法一切報罷。

羣小之積怨蓄怒，思有以報之久矣。且夫害不作，不變法。苟其言可採，不必以人而廢之。如罷免役而行差役，蘇軾亦嘗與温公抗論矣。均輸手實可罷，而斟酌僱役亦有可行者。他如保馬户馬可罷，而立保甲以省兵費，猶有可取。新經明法可罷，而詩賦取經義，亦有符於正學。何必盡舉而罷之。夫安石新法，皆本神宗所為。法盡變而以輕棄祖宗為名，則必援先帝遺意，以破宣仁太后之命。此紹述之說所由來也。諸君子不務同寅協恭，和衷共濟，以求過絕僉壬，乃復各持意見，競立朋黨，自相攻擊，互為怨嫌，而使熙豐之小人，得以乘間伺隙而起。自楊畏首叛呂大防，而章惇蔡卞相率並進，至於紹聖之間，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向之指斥安石者，盡目為邪黨，而皆不免於竄逐矣。揆厥所由，皆諸君子意見過激，變法太驟，自召之災也。且法可以不盡變，用法之人，不可以一二留。諸君子不務絕其人，而專欲變其法。自呂公著勿為太甚之說出，而大防輩引用楊畏等以調停其間，不知君子不欲盡棄乎小人，小人必將肆害於君子。一旦毒發，遂至於莫可解。迨乎靖國而後，元祐學術有禁，正人之阨，為已極矣。在諸君子忠義自矢，其撥亂返正，思得所藉手以為快，固不料其禍之至於此極也。然而宋之國勢，亦已微矣。不旋踵而金師壓境，鐘虡震驚，卒至王業偏安。後之論者，莫不歸罪於安石。安石固不足道，而處之不得其宜，國是遂以日非。

予於諸君子不無少遺憾焉。當時處衆陰用事。而能不激不隨。思有以潛移而默奪者。惟程明道一人。外此則深觀世變。悠然自樂。得以令名終。其惟河南處士邵雍乎。嗚乎。觀乎此者。可以知進退存亡之道矣。